



古今名將全史



上海大陸圖書公司出版

782.21
269

古今名將全史

北京圖書館藏

孫武	春秋	一	衛青	漢	一九
吳起	戰國	三	霍去病	漢	二〇
孫臏	戰國	四	李廣	漢	二一
龐涓	戰國	五	張騫	漢	二三
廉頗	戰國	七	霍光	漢	二四
李牧	戰國	八	馮奉世	漢	二六
樂毅	戰國	一〇	趙充國	漢	二七
白起	戰國	一一	吳漢	東漢	二九
王翦	秦	一二	馮異	東漢	三〇
章邯	秦	一三	馬援	東漢	三一
韓信	漢	一五	班超	東漢	三三
樊噲	漢	一六	關羽	三國	三五
彭越	漢	一八	張飛	三國	三六

古今名將全史 目錄



001009

古今名將全史 目錄

馬超	三國	三七	徐晃	三國	五五
趙雲	三國	三八	鄧艾	三國	五六
黃忠	三國	三九	鍾會	三國	五七
姜維	三國	四〇	王濬	晉	五八
太史慈	三國	四二	王鎮惡	南北朝	五九
周瑜	三國	四三	韓擒虎	隋	六〇
甘寧	三國	四四	薛仁貴	唐	六一
黃蓋	三國	四五	秦瓊	唐	六二
呂蒙	三國	四六	秦懷玉	唐	六三
陸遜	三國	四八	郭子儀	唐	六四
呂布	三國	四九	張巡	唐	六五
張遼	三國	五〇	李晟	唐	六六
張郃	三國	五一	李愬	唐	六七
許褚	三國	五二	曹彬	宋	六八
龐德	三國	五四	楊業	宋	六九

狄青	宋	七〇	鄭成功	明	八九
張浚	宋	七一	年羹堯	清	九〇
劉錡	宋	七三	岳鍾琪	清	九一
宗澤	宋	七五	阿桂	清	九二
韓世忠	宋	七六	海蘭察	清	九三
岳飛	宋	七七	花連布	清	九四
岳雲	宋	七九	楊遇春	清	九五
張憲	宋	七九	劉松山	清	九六
楊再興	宋	八〇	羅思舉	清	九七
孟宗政	宋	八一	左宗棠	清	九七
扈再興	宋	八三	彭玉麟	清	九九
耶律楚材	元	八四	楊岳斌	清	一〇〇
徐達	明	八五	張國樑	清	一〇二
常遇春	明	八六	張玉良	清	一〇三
戚繼光	明	八八	陳國瑞	清	一〇四

古今名將全史 目錄

胡林翼	清	一〇五
譚碧理	清	一〇六
楊玉科	清	一〇六
馮子材	清	一〇七
董福祥	清	一〇八
聶士成	清	一〇九
王孝祺	清	一〇九
馬玉崑	清	一一〇
左寶貴	清	一一一
劉永福	清	一一一
吳祿貞	民國	一一二
蔡 錫	民國	一一三
黃 興	民國	一一三
李 純	民國	一一四

古今名將全史

寶山楊岐棧編

編者曰。名將之多寡。國家之強弱所由判也。名將多則國強。名將寡則國弱。若國無名將。則國必亡。曠覽古今。無以易是。可知名將者。實國家之瓌寶。國民之長城也。吾書上自春秋戰國。下迄晚近。求有所謂名將者。得百人焉。之百人中。有良將焉。攻城略地。屢建奇勳。有大將焉。行陣殺敵。號令森嚴。有猛將焉。衝鋒陷陣。饒勇莫當。有儒將焉。深明韜略。指麾如意。要皆可爲軍人模範者。爰述其歷史如左。

●孫武（春秋）

孫武齊人也。天資卓越。精於韜略。有神鬼不測之機。宇宙包藏之妙。隱於羅浮之東。以伊呂自比。世未知其能也。伍胥言於吳王闔閭。請以黃金十鎰。白璧一雙。駕駟馬。禮聘武。並道渴慕意焉。武感其誠。乃相隨下山。同見闔閭。闔閭塔迎。賜坐。叩以兵法。武進所著兵法十三篇。十三篇者。一曰始計。二曰作戰。三曰謀政。四曰軍形。五曰兵

勢。六曰虛實。七曰軍爭。八曰九變。九曰行身。十曰地形。十一曰就地。十二曰火攻。十三曰用間是也。闔閭歎曰。真通天徹地才也。武曰。臣之兵法。不特可施於行伍。雖婦人女子。亦可驅而用之。王如以臣言爲迂。請將後宮侍女。與臣試之。闔閭乃召宮女三百。令武操演。武請以寵姬二。爲隊長。王宣左右二姬。使從命焉。武乃先就軍中。選一人爲執法。二人爲軍吏。二人值鼓。力士數人充牙將。執斧鉞列壇上。若軍旅然。然後令宮女分列二隊。左右兩姬轄之。申三令焉。翌日五鼓。宮女咸集。易笄而弁。分別兩旁。武使五人爲伍。十人爲總。步跡相繼。隨鼓進退。左右迴旋。寸步不亂。宮女嬉笑。武曰。約束不明。申令不信。將之罪也。遂斬二姬。懸首軍前。於是宮女咸股慄。莫敢仰視。乃更選隊長。復令操演。左右進退。悉中繩墨。往報吳王曰。可矣。雖使赴湯蹈火。亦不敢退避矣。吳王因封武爲上將軍。號稱軍師。責以伐楚事。武以內患未除。先將兵滅徐及鍾吾。殺王僚之弟掩餘。燭庸。後伐楚。拔六潛二邑。翌年。敗楚師於巢。獲其將芊繁以歸。乃演水軍於江口。師成。大舉伐楚。敗囊瓦。破郢都。夷楚社。吳之得威震諸侯者。皆武之功也。闔閭論破楚之功。以孫武爲首。武不願居官。飄然而去。後不知所

終。

●吳起（戰國）

吳起衛人。性殘忍而善於用兵。司馬穰苴之流匹也。少居里中。走馬擊劍。殊無賴。爲母所責。起自嚙其臂見血。與母誓曰。起今游學去。不爲卿相。擁旌節。乘高車。不相見也。母泣而留之。不願竟去。至魯。受業於曾參。日暮研誦。無倦容。齊大夫田居嘉其好學。以女妻之。未幾。衛有使至。云起母死。起仰天三號。旋卽收淚。朗讀如故。曾子怒曰。汝不奔母喪。是忘本也。人而忘本。烏乎可。若非吾徒矣。命弟子絕之。起遂棄儒。學兵法。期年而成。仕魯爲大夫。祿入旣豐。多置妾婢。以自娛樂。會齊田和興師伐魯。相國以吳起薦。魯公因起婚於田宗。恐不爲盡力。辭焉。起聞而言曰。此易事耳。乃歸殺其妻。囊首見魯公曰。臣報國有志。而君以妻故見疑。特斬妻首。以明臣之不爲齊也。魯公慘然。因其才能。拜爲大將。率兵二萬。以拒齊師。起在軍中。臥不設席。行不騎乘。親裹贏糧。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。分勞苦。卒有病疽。親爲調藥。以口吮其膿血。士卒感之。咸樂爲用。遂大破齊師。或譖之。魯公曰。起貪財好色。性復殘忍。居心固不可測也。

起聞而懼。棄家去魯。仕魏爲西河守。修城池。訓士卒。築吳城以拒秦。更乘秦多事之秋。興兵擊之。拔五城焉。後爲魏相。公叔所忌。譖之。起懼。誅。遂奔楚。楚君任之爲相。起明法審令。捐不急之官。廢公族疏遠者。以養戰士。要在強兵。破游說之言。縱橫者。於是南平百越。北却三晉。西伐秦。諸侯皆患楚之強。而楚之貴戚大臣多怨起者。後起竟被殺云。

●孫臏（戰國）

孫臏生於齊。孫武之孫也。初名賓。以刑足。遂改焉。四歲喪母。九齡失怙。育於叔父喬。喬仕齊爲大夫。及田氏篡齊。盡逐其故臣。宗族離散。喬乃挈臏奔周。遇荒歲。傭臏於周北門之外。年稍長。聞鬼谷先生道高望重。欣然慕之。往受業焉。鬼谷先生者。異人也。隱居鬼谷。愛臏忠厚。獨授以孫子兵法。臏因得精於韜略。長於用兵。魏人龐涓。臏之同學也。仕魏爲將軍。嫉臏之能。召而刑之。臏乃披髮佯狂。泥宿市井之間。會齊淳於髡使魏。臏陰見之。髡竊載以歸。田忌進之。遂以爲軍師。時龐涓圍邯鄲。齊欲救趙。使田忌爲將。而臏居輜車中。坐爲計謀。忌欲引兵至趙。臏曰。夫解雜亂。紛糾者。不控

拳救鬪者不搏。批亢擣虛。形格勢禁。則自爲解耳。今梁之輕兵銳卒。竭於外。而老弱疲於內。若引兵不走其都。彼必釋趙而自救。是我一舉解趙之圍。而收敵於魏也。忌從其計。大敗魏師於桂陵。翌年。魏使龐涓伐韓。韓求救於齊。齊用孫臏計。陰許韓使而遣之。韓因恃齊。五戰不勝。而東委國於齊。齊因起兵以救韓。臏令直走魏都。龐涓遂去韓而歸。臏謂田忌曰。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。五十里而趨里者軍半至。乃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。明日爲五萬竈。又明日爲三萬竈。龐涓行三日。大喜曰。我固知齊軍怯。入吾境三日。士卒亡者過半矣。乃棄其步軍。率輕銳倍日并行逐之。臏度其行程。暮當至馬陵。馬陵者。道狹而旁多阻隘。可伏兵。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。龐涓死此樹下。令萬弩夾道而伏。期日暮見火。舉而俱發。涓果夜至。見白書。以火燭之。讀猶未竟。萬弩齊發。魏師大亂。涓智窮自刎。臏於是名高。後辭官。終老於石闔山焉。

● 龐涓 (戰國)

龐涓。魏之名將也。周畢公之後。封於龐。因以爲氏焉。涓生而聰慧。好居人上。墨子嘗

見之。語人云。此子夜郎自大。非福相也。少與齊人孫臏。師事鬼谷先生。王栩於陽城。就學兵法。甚相得。遂訂金蘭之交。涓居三年餘。自以爲能。一日汲水。獨行山下。聞途人傳說。魏王厚幣招賢。涓心動。欲辭師下山。慮師不許。躊躇未決。師察知其情。笑謂之曰。若時運既至。何不下山。以圖富貴乎。涓駭然色喜。跪而請曰。師言正合下懷。特茲行可騰達否。師云。若試摘山花一枝。我爲若占之。涓謹受命。疾趨而出。徘徊山徑中。時值炎夏。祇得草花一莖。以質弱。棄諸地。徧覓不獲。乃回拾之。袖以示其師。花離土。又經日色。已半萎矣。師視之。乃馬兜鈴也。因謂涓曰。此花採自鬼谷。見日而萎。若必顯於魏。但若不甘人下。後日必以欺人者自欺。不可不戒。我有八字。若其誌之。涓再拜。展而視之。爲遇羊而榮。遇馬而卒。心竊奇之。乃拜別其師。逕行入魏。以兵法干相國王錯。錯薦於魏王。王迎而禮之。猝然問曰。我國東鄰齊。南界楚。西接強秦。北有韓趙燕。皆勢均力敵。而趙人奪我中山。此仇未報。先生何以策之。涓曰。大王不用微臣。則已。如用微臣。則戰必勝。攻必取。霸天下且不難。何憂六國哉。王大悅。拜爲元帥。兼軍師之職。於是名籍甚。自以能不如孫臏。乃召之。至則斷其足而黥之。欲使終身

廢棄。且復求傳孫武兵法。會齊使至。竊載孫臏以歸。涓未之知也。旋魏王以恢復中山之事。責成龐涓。涓乃率師克趙之邯鄲。齊用孫臏計。伐魏以救趙。涓引兵還。與齊戰於桂陵。敗焉。後復中孫臏滅竈之計。困於馬陵。料不能脫。嘆曰。我不殺則夫。遂成豎子之名。自刎而亡。

●廉頗（戰國）

廉頗者。顯瑣之後。趙之良將也。幼有智力。每與羣兒角。輒披靡。無敢犯者。長益雄健。智略過人。趙惠文王之十六年。廉頗將軍伐齊。大破之。取晉陽。拜爲上卿。以勇氣聞於諸侯。時秦王約趙王會於渾池。趙王欲毋行。廉頗與藺相如計曰。王不行。示趙弱且怯也。趙王遂行。藺相如從。廉頗送之境。與王訣曰。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。不過三十日。逾此不還。請立太子。以絕秦望。王許之。後王還。以相如折辱秦王功。拜爲上卿。位廉頗右。頗曰。我爲趙將。有攻城野戰之大功。相如徒以口舌爲勞。而位居我上。且相如素賤。我羞爲之下。見必辱之。相如聞之。每朝常稱病。出而望見。輒引車避匿。其舍人皆以爲恥。相如曰。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。徒以我與廉將軍在也。今兩

虎相鬪。勢不俱生。我之所以爲此者。以先國家之急。而後私讐也。廉頗聞之。肉袒負荆。踵相如門而謝罪。遂與爲懽。締刎頸交焉。孝成王時。燕使栗腹伐趙。廉頗進言於王曰。燕謂我喪敗之餘。士伍不充。若大賚國中。使民成人以上者。悉執干戈助威。軍聲旣振。燕氣自奪。栗腹喜功。原無將略。可立破也。因薦雁門李牧。同將兵從燕師於鄣城。盡匿丁壯。但以老弱列營。先令疲卒搦戰。燕將易之。麾軍逐北。頗令伏兵齊出。大破燕師。燕割五城以和。悼襄王時。頗因得罪。亡至魏。趙數困於秦。欲復用之。遣使視頗。頗之仇賂使者金。令毀之。頗見使者。一飯斗米。肉十斤。被甲上馬。示以可用。使者還報曰。廉將軍老。尙善飯。然與臣坐。頃之。三遺矢矣。遂不復用。後至楚。卒於壽春云。

●李牧（戰國）

李牧。趙北邊之良將也。生有異相。智勇超羣。嘗居代及雁門。備匈奴。以便宜置吏市。租皆輸幕府。爲士卒費。日擊數牛饗士。習騎射。謹烽火。多間牒。爲約曰。匈奴入盜。則急收保。有敢捕虜者斬。如是數歲。無所亡失。匈奴皆以爲怯。雖趙邊兵。亦以爲怯。趙

王使人讓之。牧如故。遣將代之。屢出戰。不利。邊不得田。牧。王復請牧。牧稱病不出。王強起之。牧曰。必用臣。臣請如前。王可。然後敢奉令。王許之。牧至邊。如約。匈奴數歲無所得。終以爲怯。邊防士卒。日得賞賜。皆願一戰。乃選車騎習戰陣。大縱畜牧。人民滿野。匈奴小入。佯北。以數十人委之。單于聞之。大率衆入。牧乃多爲奇陳。張左右翼擊之。大破。殺匈奴十餘萬騎。單于奔走。十餘年不敢近趙邊。後秦遣桓齮乘喪伐趙。趙王素知牧能。急傳召牧。擢爲大將。牧奉命列營於肥壘。堅守不出。日椎牛饗士。使分隊較射。將士日受厚賜。踴躍請戰。牧終不許。秦將曰。李牧智勇。不減廉頗。乃分兵襲甘泉市。諸將請救之。牧曰。彼攻而我救。是致於人也。兵家所忌。不如往攻其營。彼方有事甘泉市。其營必虛。又見我堅壁已久。諒不爲備。若襲破之。秦氣奪矣。遂分兵三路。乘夜襲之。秦兵不意。趙卒猝至。大潰。秦將悉兵來戰。牧張兩翼待之。代兵奮勇當先。左右翼並進。王齮敗走咸陽。趙王以牧有却秦之功。喜曰。牧乃我之白起也。封爲武安君。食邑萬戶。秦人忌之。賂趙之嬖臣郭開。使言牧欲反。趙王使趙葱顏聚。聚代牧。牧不受命。遂被捕殺焉。

●樂毅（戰國）

樂毅趙人。樂羊之孫也。樂羊封於靈壽。子孫遂家焉。毅自幼好讀兵書。嘗與羣兒作戰陣之戲。自居中央。執木刀指揮。嚴肅無譁。如行軍然。父見而異之。語人云。是兒非池中物。誕生之夕。余夢金甲人入室。深以爲奇。不圖誕育將才。先業克紹矣。長諳韜畧。得太公陰符之秘。趙主父沙邱之亂。挈家奔大梁。事魏昭王。不獲展驥足。聞燕昭王築黃金臺。招致天下賢才。乃去而從之。說以兵法。昭王大悅。拜爲亞卿。毅乃悉召其宗族而居焉。時齊稱強盛。侵伐諸侯。毅則養兵恤民。待時而動。會齊王滅宋而驕。燕王乃謀伐齊。樂毅曰。齊霸國之餘業。地大人衆。未易獨攻也。王必欲伐之。莫如約趙及楚魏。於是使毅約趙。囑秦連楚及魏。諸侯皆惡齊侯之驕橫。許之。燕悉起兵。以毅爲上將軍。并將秦韓魏趙之兵以伐齊。戰於濟水之西。齊師大敗。遂長驅深入。勢如破竹。齊王出走。毅入臨淄。取寶物祭器。輸之於燕。燕王親至濟上。勞軍行賞。封毅爲昌國君。毅於呼吸之間。下齊七十餘城。功烈偉矣。昭王因留毅於軍。以收齊之餘城。及昭王卒。惠王使騎劫代之。毅遂奔趙。趙王謀伐燕於毅。毅泣曰。臣嚙昔之事。昭

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。若復得在他國。終身不于謀趙之奴隸。況子孫乎。趙王義其志。封之於觀津。號望諸君。後卒於趙焉。

●白起（戰國）

白起、白乙丙之後也。精騎射。善用兵。仕秦爲左更。丞相魏冉心知其能。會魏韓聯兵伐秦。乃薦之於秦王。起遂將兵。敗二國之師於伊闕。斬首二十四萬。拔五城焉。秦於是起爲國尉。昭襄王時。起將兵伐趙。取代光狼城。翌年。復帥師伐楚。師徒所向。罔敢抵禦。楚人聞起之名者。瑟縮危懼。小兒竟不敢啼。起遂取鄢鄧西陵而還。後又攻楚。拔郢都。燒夷陵。楚兵潰散。不復能軍。徙都於陳。秦遂置南郡。起以軍功。封武安君。名傾天下。旋代王齮將軍伐趙。令軍中嚴秘之。趙將括。奢之子也。畏起如虎。竊喜起之不在軍也。頗易之。起復佯敗。括益驕。乘勝進擊。造秦壁。壁堅拒不得入。而起張二奇兵以劫之。絕其後軍。並斷糧道。更出輕兵奮擊。趙軍失利。築壁堅守以待救。絕食四十六日。人相食。括自出搏戰。起射之。殪。趙卒四十萬人。悉解甲降。起挾詐盡坑之。遣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。乃分兵北定太原。盡有上黨之地。軍威大振。便欲進圍

邯鄲。應侯范雎。恐起功高。將不利於己。遂言於秦王。召起班師。起於是與應侯有隙。尋秦王悔之。復使起率兵伐趙。起病。乃改命王陵。攻邯鄲。屢失利。起病適瘳。秦王欲使代王陵。起辭曰。邯鄲未易攻也。曩者大敗之後。民咸震恐。因而乘之。彼守則不堅。攻則無力。可克期而下。今二歲餘矣。其痛已定。且諸侯之救日至。趙應於內。衆攻於外。未見秦之必勝也。秦王使應侯請之。稱病固辭。乃免爲士伍。遷之陰密。至於杜郵。應侯譖之曰。起之遷。怏怏有餘言。異日必爲秦害。王乃賜以利劍。令自裁。起將自剄。嘆曰。范蠡有言。狡兔死。走狗烹。我爲秦攻下七十餘城。固當烹矣。遂自殺焉。

●王翦（秦）

王翦者。秦頻陽東鄉人也。少任俠。喜拳勇。能持百鈞鼎。高作旋風舞。事秦始皇爲將。善用兵。伐趙。下井陘。大破趙軍。殺趙將趙葱。顏聚。進克邯鄲。遂滅趙。屯兵中山。以臨燕。會燕太子丹使荊軻刺秦王。秦王大怒。乃復發兵。使其子王賁將之。助翦攻燕。燕丹不勝憤憤。悉索敵賦。迎戰於易水之中。翦大敗之。燕丹奔薊城。翦合兵圍之。未幾城破。乃告捷於咸陽。因積勞成病。上表乞老。秦王乃使李信代領其衆。召翦還。賜予

甚厚。翦謝病。老於頻陽焉。是年秦王復謀伐楚。詢於李信云。吾欲取荊。度用幾何人。信以二十萬對。復召翦問之。翦曰。非六十萬人不可。秦王曰。將軍老矣。何怯也。遂使信伐楚。已而信敗。秦王怒。自詣頻陽謝翦。強起之。翦曰。此行也。必六十萬人。古者約日而陣。背陣而戰。步伐俱有常法。致武而不重傷。聲罪而不兼地。雖干戈之中。寓禮讓之意。故不用衆。今也不然。列國紛爭。強凌弱。衆暴寡。爭地殺人如蕪。是以農夫皆操戈刃。童稚亦登冊籍。勢之所趨。雖欲用少。其可得乎。秦王嘉許之。使將六十一萬人伐楚。親送至灞上。翦請美田宅甚衆。王曰。將軍行矣。何憂貧爲。既行。又使使者數請之。或曰。將軍之乞貸。亦已甚矣。翦曰。王粗中而不信人。今空國委我。不請田宅以自堅。願令王坐而疑我矣。翦至平輿。楚人禦之。翦堅壁不戰。日休士洗沐。而善飲食。撫循之。親與士卒同飲食。久之。問軍中戲乎。對曰。方投石超距。翦曰。可矣。楚既不得戰。引而東。翦追擊。大破之。殺其將項燕。乘勝略定城邑。遂滅楚。翌年。定江南。降百越。秦之一統。皆翦之功也。

◎章邯（秦）

秦將章邯者。字少築。齊太公之支孫也。其先封於鄆。後遂去邑爲章氏焉。邯生而雄健。富膂力。能開強弓。萬人敵也。又善用兵。仕秦爲少府。時二世無道。羣雄四起。陳勝起兵於蕲。自立爲楚王。遣張耳陳餘略趙地。聞陳人周文有賢才。佩以將印。使西擊秦。至戲軍焉。章邯請赦驪山徒。悉發以擊楚軍。大敗之。翌年。二世益發兵。遣長史司馬欣。都尉董翳。助章邯擊楚。敗之。乃進擊陳西。更引兵擊魏王於臨濟。楚將項它及齊王將兵救魏。邯乘夜銜枚疾擊。大破之。殺齊王及魏將周市。魏王自焚死。是年又擊破楚軍於定陶。殺其將項梁。旣破項梁。以楚地兵不足憂。乃北擊趙。破邯鄲。張耳以趙王走入鉅鹿。章邯圍之。會項羽矯殺卿子冠軍。自將擊邯。使絕秦甬道。乃悉引兵渡河。旣渡。則沉船破釜。焚廬舍。持三日糧。以示必死。邯遇之。九戰皆北。邯遂引却軍於棘原。羽軍漳南。相持未戰。二世使人讓邯。邯恐。使長史欣請事。留司馬門三日。時趙高諱言盜。不見欣懼。走還至軍。報曰。趙高用事於中。下無可爲者。今戰勝。高疾吾功。不勝不免於死。願熟計之。邯狐疑。陰使羽約未成。羽遣將渡三戶。邯與戰。大敗。又敗於汙水上。遂請降。乃與羽盟於洹水之南。立爲雍王。置楚軍中。後爲漢韓信所

滅

●韓信（漢）

韓信。淮陰人也。家貧無行。不得推擇爲吏。又不能治生商賈。然志與衆異。母死。無以爲葬。而營高敞地。令其旁可置萬家。嘗寄食於下鄉亭長。亭長妻苦之。乃晨炊糜食。信往。不爲具食。信知其意。竟絕去。釣於城下。有漂母哀之。飯信。信喜。謂漂母曰。吾必有以重報母。母怒曰。大丈夫不能自食。吾哀王孫而進食。豈望報乎。淮陰少年有侮信者曰。若雖長大。好帶刀劍。中情怯耳。能死。刺我不能。出我跨下。信於是熟視之。俯出跨下。市人皆笑以爲怯。及項梁舉義。信仗劍從之。梁敗。羽用以爲郎中。數以策干羽。不用。亡歸漢。坐法當斬。仰視適見滕公曰。上不欲就天下乎。何爲斬壯士。滕公奇其言貌。釋不斬。與語大悅。言於漢王。拜爲治粟都尉。亦未之奇也。數與蕭何語。何奇之。王至南鄭。將士多道亡者。信亦亡去。何不及以聞。自追之。返謂上曰。韓信國士無雙。王欲爭天下。非信無足與計事者。願王策安決耳。王曰。吾亦欲東耳。安能鬱鬱久居此乎。何曰。計必欲東。能用信。信卽留。不然終亡耳。王乃擇日齋戒。設壇具禮。拜信

爲大將軍焉。信既將兵，東出陳倉，定三秦，復出關，收魏河南，合齊趙，共擊楚，至彭城，敗散而還。收兵與漢王會滎陽，破楚於京索之間。以故楚師卒不能西向。漢王以信爲左丞相，擊魏，魏盛兵蒲坂，塞臨晉。信乃益爲疑兵，陳船欲渡臨晉，而伏兵從夏陽，以木罌餅渡，軍襲安邑，遂定河東，進擊趙代，選精騎二千人，咸持赤幟。誠曰：趙空壁逐我，卽疾入趙壁，拔其幟而易之，令裨將傅饗曰：今日破趙會食，乃使萬人先行，背水而陣。平旦大戰，良久佯敗，趙果空壁逐之，所遣輕騎馳入趙壁，拔趙幟而插以漢幟。水上軍皆殊死戰，大破之，更破楚將龍且於濰水。晉封齊王，尋改封楚王。召所從食漂母，報以千金。後有人告信謀反，漢王僞遊雲夢，執之，赦以爲淮陰侯。卒爲呂后所殺。烏盡弓藏，亦云慘矣。

樊噲（漢）

樊噲沛人，體魄雄健，膂力過人，有舉鼎拔山之概，賁育之流亞也。家貧，業屠狗，與漢高祖俱隱。及高祖起義於豐，噲首從之，攻下沛。高祖爲沛公，噲爲舍人。每戰，輒奮勇爭先，臨難不避。佐沛公攻武關，至灞上，入咸陽。沛公見秦宮室幃帳，珍寶婦女，欲留

居之噲進諫曰。凡此奢麗之物。皆秦之所以亡也。公何用焉。願急還灞上。無留宮中。不納。張良請從噲言。乃還居灞上。時項羽軍戲下。欲攻沛公。沛公從百餘騎。因項伯見羽。羽會之於鴻門。置酒宴焉。羽亞父范增。謀殺沛公。數目羽。舉所佩玉玦示之。三羽不應。增出。令項莊拔劍入舞。意在沛公也。項伯善於沛公。常以身翼蔽張良。亟出見噲。告以事急。噲卽帶劍擁盾入營。衛士止之。噲撞衛士。仆。直入立帳下。瞋目視羽。頭髮上指。目眦盡張。噲按劍曰。客何爲者。張良曰。沛公驂乘樊噲也。羽曰。壯士。賜以卮酒。一生彘肩。噲既飲酒。拔劍切肉。盡啗之。羽曰。能復飲乎。曰。死且不避。卮酒安足辭。夫秦有虎狼之心。天下皆叛。懷王與諸將約。先入關者王之。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。勞苦功高。未有封爵之賞。而將軍聽細人之說。欲誅有功之人。此亡秦之續耳。竊爲將軍不取也。羽無以應。須臾。沛公起如廁。招噲亡去。沛公獨騎。噲步從。閒行趣歸灞上。當是時也。徵噲沛公殆矣。後沛公爲漢王。賜噲爲列侯。號臨武侯。遷爲郎中。從入漢中。還定三秦。又以先登陷陣功爲將軍。食采於杜之樊鄉。從攻項籍。以將軍守廣武。圍籍於陳。大破之。籍既死。漢王以爲功。益食八百戶。後封舞陽侯。卒於惠帝之

六年云。

●彭越（漢）

昌邑人彭越。梁之豪傑也。少與欒布遊。窮困賃傭於齊。爲酒人保。數載別去。漁鉅野澤中爲盜。劫不義財。以濟熒獨。開俠士風焉。及大兵起。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。請越爲長。越謝曰。余不願也。強請。乃許之。與期。旦日出。當至。後期者斬。及期。多後。或日中始至。於是越謝曰。余老矣。諸君強以爲長。今期多後。不可盡誅。誅最後者一人。皆笑曰。何至是。請後不取。越竟斬之。徒屬皆驚。莫敢仰視。乃略地。收散卒。得千餘人。聞沛公劉邦寬廓大度。率師從之。旋收魏地十餘城。將兵三萬。請漢王立魏後。漢王曰。西魏王豹。真魏後。乃以越爲魏相國。使略地焉。漢王彭越之敗。越盡亡其所下梁地。往來爲漢游兵。破楚軍於下邳。殺其將薛公。項王怒。東擊越。越乃敗走。攻循梁地。下外黃等十七城。居之。守中立。漢王追項籍。至固陵。以彭越等不會師也。大敗。謂張良曰。諸侯不從。奈何。良曰。楚兵且破。未有分地。其不至固宜。君王能與共天下。可立致也。越本定梁地。亦望王。而君王不早定。今能取睢陽。以西至於穀城。王彭越。使自爲

戰。則楚易破也。漢王從之。越遂隨漢王敗項羽於垓下。漢王以越勤勞戰事。以魏故地王之。號曰梁王。都定陶。後漢王擊陳豨。徵兵於梁。越稱病。使將將兵詣邯鄲。漢王怒。讓越。越恐。欲自往謝。其將曰。往則爲擒。不如遂反。不聽。梁太僕得罪。亡走漢。告之。越遂被捕。囚洛陽。赦爲庶人。徙蜀。青衣至鄭。逢呂后從長安來。越爲后涕泣。自陳無罪。願處故昌邑。后許諾。與俱至洛陽。令越舍人告越復謀反。夷三族。梟首洛陽市。

●衛青（漢）

衛青字仲卿。平陽人也。本姓鄭。父李。給事侯家。私與衛媼通。生青焉。長爲侯家騎奴。雖出於奴虜。然善騎射。材力絕人。其同母姊衛子夫。得幸於武帝。遂冒姓衛氏。武帝召爲建章監侍中。已而以青爲大中大夫。時匈奴寇上谷。青及公孫賀。公孫敖。李廣將軍擊之。廣敗而賀敖亦無功。獨青遇士大夫以禮。與士卒有恩之故。衆樂爲用。所向有功。得首虜特多。賜爵關內侯。逾年。匈奴入上谷。漁陽。青出雲中以西。擊走之。遂取河南地。詔封青爲長平侯。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。青時爲車騎將軍。將三萬騎。出高關。令將軍蘇建。李沮等俱出朔方。李息。張次公出右北平。右賢王以爲漢兵遠。

不能遽至。沈酣麴蘖。青等夜至圍之。右賢王大驚。潰圍北去。獲裨王十餘人。衆男女萬五千人。畜數十百萬。於是引兵還。武帝使使者卽軍中拜爲大將軍。諸將皆屬焉。後青率諸將再出定襄。斬首萬餘。將軍蘇建盡亡其軍。脫身自歸。議郎周霸請斬建以明威。青不可。第囚之。其不輕用權如此。旋與驃騎將軍霍去病各將五萬騎北擊匈奴。青旣出塞。捕虜知單于所居。乃自以精兵攻之。見單于嚴陣以待。於是令武剛車自環爲營。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。會大風起。砂礫撲面。兩軍不相見。青益縱左右翼繞單于。單于恐潰圍而去。發輕騎夜逐之。遂至趙信城。燒其積粟而還。青凡七擊匈奴。功列金石。爲人仁厚。喜士退讓。及卒。謚曰烈云。

●霍去病（漢）

霍去病者。衛青之弟子。平陽吏霍仲孺之子也。仲孺給事平陽侯家。與少兒私。生去病。年十八。善騎射。爲驃姚校尉。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。與輕勇八百。直棄大軍數百里。攻匈奴。斬首捕虜過當。以功封冠軍侯。旋封驃騎將軍。將萬騎。出隴西擊匈奴。轉戰六日。過焉支山千餘里。斬首虜獲甚衆。收休屠王祭天金人。益封二千戶。夏復與

公孫敖將數萬騎。俱出北地。去病復深入二千餘里。踰居延。過小月氏。至祁連山。斬首三萬。虜獲尤多。益封五千戶。是時諸宿將所將之兵。咸不如去病。去病所將常選取驍銳。然亦敢深入。常與壯騎奮勇前驅。未嘗困絕也。而諸宿將常流落不偶。由此去病益以親貴。比大將軍矣。後與衛大將軍各將五萬騎。北擊匈奴。去病出代郡。右北平二千餘里。絕大幕。值左方兵。大敗之。獲匈奴王及將相等八十餘人。封狼居胥山。禪於姑衍。登臨瀚海。斬首七萬餘級。功高於衛青。其爲人少言不泄。有氣敢往。武帝嘗欲教以孫吳兵法。去病曰。顧方畧何如耳。學古兵法何爲。武帝爲治第。令視之。對曰。匈奴未滅。何以家爲。因益愛重之。初。仲孺自平陽侯家歸。少兒他適。未知子之所至也。去病旣壯。始自知爲仲孺子。會攻匈奴。道出河東。迎見其父。時父娶後母。生子曰光。去病乃大爲父買田宅。奴婢。攜光至長安。及卒。武帝甚悼之。令爲冢像於祁連山焉。

●李廣（漢）

李廣。漢成紀人也。智勇蓋世。猿臂善射。嘗出獵。見草中石。以爲虎而射之。中石沒矢。

視之石也。人以其服其神勇。初官上谷太守。數與匈奴戰。未嘗失利。公孫昆邪奇之。爲言於武帝曰。李廣才氣。天下無雙。自負其能。數與虜角。恐亡之。乃徙上郡太守焉。會匈奴寇雁門。廣從百騎出。遇匈奴數千騎。從騎欲馳還。廣誡曰。吾去大軍數十里。今走。匈奴必追射。我立盡。留則匈奴必以爲大軍之誘。不敢擊也。乃令諸騎前進。距匈奴陳兵地可二里。皆下馬解鞍。以示不走。匈奴有白馬將出護其兵。廣上馬。與十餘騎奔射殺之。還復解鞍。令士皆縱馬臥。會暮。匈奴終怪之。不敢擊。夜自引去。廣之將兵也。行無部曲。行陳就善。水草舍止。人人自便。不擊刁斗以自衛。幕府省約文書。然亦遠斥候。未嘗遇害。以故士卒樂從。匈奴亦深畏其畧焉。旋擊匈奴於上谷。軍敗。爲所得。置兩馬間。終而盛臥。廣佯死。睨其旁。一胡兒騎善馬。騰躍上兒馬。推而墮之。奪其弓。鞭馬南馳。遂得歸。下吏當死。贖爲庶人。是年秋。匈奴入寇。廣官右北平太守。匈奴畏之。號曰漢飛將軍。咸引避。數歲不敢入界。霍驪姚之敗匈奴也。廣以軍從。虜殺數千人。而漢軍死者亦過半。遂不獲賞。後從衛大將軍征匈奴。青自將精兵出捷徑。令廣出東道。廣請曰。臣部爲前將軍。今大將軍乃徙令出東道。臣願居先。裹馬革。

而歸葬。所弗恤也。不許。廣遂行。軍無嚮導。迷失道。後期被責。廣謂其麾下曰。廣結髮從軍。與匈奴七十餘戰。今幸接單于兵。而大將軍從廣部行遠道。而又迷焉。豈非天哉。且余年六十餘矣。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。遂自剄。廣爲人廉。得賜輒分其麾下。爲二千石四十餘年。家無餘財。將兵乏絕之處。見水士卒不盡飲。廣不近水。不盡食。未嘗先食。士以此樂爲用。及死。一軍皆哭。百姓聞者。無老壯皆爲流涕焉。

●張騫（漢）

張騫。漢中人也。生有膽畧。不憚艱險。時匈奴降者。爲言月氏故居敦煌祁連間。素稱強國。匈奴攻破之。殺月氏王。以其頭爲飲器。餘衆逃遁。怨匈奴刺骨。無與共擊之者。武帝因募能通月氏者。張騫遂以郎應募。率勇士百餘人。出隴西。經匈奴。單于知之。騫遂被拘。凡十餘年。得間西去。數十日抵大宛。大宛爲發譯道。抵康居。傳至大月氏。大月氏太子爲王。臣大夏而君之地。肥饒少寇。殊無報胡之心。騫留歲餘。竟不能得月氏要領。乃還。復爲匈奴所得。會匈奴亂。騫乃逃歸。從者止三人矣。武帝拜爲大中大夫。旋封博望侯。騫既歸自西域。具言諸國風俗。謂大宛產善馬。其東北則烏孫東

則于闐。于闐之西。則水皆西流。注西海。其東則水東流。注鹽澤。鹽澤潛行地下。其南則河源出焉。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。匈奴在方居澤。以東南接羌。隔漢道焉。大夏在大宛西南。前使時見邛布邛竹杖。問之。云市之。身毒。身毒在大夏東南。可數千里。度大夏居漢西南。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。有蜀物。此其去蜀不遠矣。武帝欣然。騫乃指求身毒國。行千餘里。終不得通。道經滇國。通焉。於是復事西域。騫復建言烏孫本爲匈奴臣。後兵稍強。不肯復朝事匈奴。今單于新困於漢。而故渾邪地。空無人焉。誠以厚幣賂烏孫。招居故渾邪之地。則是斷匈奴右臂也。既連烏孫。則自其西大夏之屬。皆可招來而爲外臣。武帝以爲然。拜騫中郎將。齎金及幣帛。直數千巨萬。騫至烏孫。致賜諭指。並分遣副使。使大宛康居諸國。於是西域三十六國。始通於漢。此皆騫之功也。

●霍光（漢）

霍光字子孟。漢平陽人。去病之異母弟也。少賤而忠厚。臨事不苟。有大臣風。去病既貴。攜光至長安。任爲郎。尋遷奉車都尉。光祿大夫。武帝欲立弗陵爲太子。以其年稚。

欲以大臣輔之。徧察羣臣。惟奉車都尉霍光。忠貞不貳。可任大事。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圖。以賜光焉。及武帝病篤。光涕泣問曰。如有不諱。誰當嗣者。武帝曰。君未喻前畫意耶。立少主。君行周公之事。光頓首讓曰。臣不如金日磾。日磾亦曰。臣外國人。不如光。且使匈奴輕漢。乃立弗陵爲太子。光與金日磾等同受遺詔。光出入禁闈。歷十餘年。出則奉車入侍左右。小心謹慎。未嘗有過。爲人沈靜詳審。每出入。下殿門。止進有常處。郎僕射竊識視之。不失尺寸。武帝以是重之。帝旣崩。光輔昭帝。政由己出。天下想聞其風采。尋光爲大將軍。封博陸侯。懲諸臣之攝政擅權。而背宗室。卒至滅族也。乃拜宗室劉辟疆及劉長樂爲光祿大夫。旋因朝無舊臣。尙書令張安世。志行純篤。乃白之帝。以爲右將軍。兼光祿勳。以自副焉。又以杜延年有忠節。擢爲太僕。無何昭帝崩。迎立昌邑王。多淫行。廢之。立宣帝。宣帝者。武帝之曾孫也。高材好學。曾受詩於東海濮中翁。光因遣宗正德迎而立焉。宣帝旣立。光稽首歸政。上謙讓不受。諸事皆先關白光。然後奏御。至是光權傾內外。每朝見。帝虛己歛容。敬禮下之。且族黨滿朝。咸執要政。光病。車駕自臨問。爲之涕泣。及卒。賜葬具如乘輿制度。置園。

邑三百家。宣帝乃親政。收霍氏兵權。遂以謀反致夷族。後帝念光功。圖形於麒麟閣。稱大將軍博陸侯而不名云。

●馮奉世（漢）

馮奉世字子明。漢上黨潞人也。初學春秋。涉大義。善兵法。宣帝元康元年。令羣臣舉可使西域者。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。以衛侯使持節送諸國客。至伊循城。會故莎車王弟呼屠徵。與旁國共殺其王。萬年及漢使者。遂自立焉。並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。於是攻刼南道。歃盟叛漢。從鄯善以西。皆不復通。奉世計以爲不亟擊之。則莎車日強。其勢難制。必危西域。遂以節諭告諸國。發其兵。進擊莎車。攻拔其城。莎車王自殺。傳首長安。更立他昆弟子爲王。諸國悉平。威震西域。奉世復西至大宛。敬禮異於他使。得其名馬象龍而還。奉世以聞。宣帝召見韓增曰。賀將軍所舉得人。於是議封奉世丞相將軍。皆以爲可。獨蕭望之以爲奉世奉使有旨。而擅矯制發兵。雖有功效。不可以爲後法。卽封奉世。開後奉使者。利要功萬里之外。爲國家生事於夷狄。漸不可長。乃以爲光祿大夫。元帝時。隴西羌反。詔丞相韋元成等入議。當斯時也。歲比不

登朝廷方以爲憂。而遭羌變。元成等咸默然。獨右將軍馮奉世進曰。西羌近在境內。背叛不以時誅。無以威制遠蠻。願率師討之。帝問用兵之數。對曰。臣聞善用兵者。役不再興。糧不三載。師不久暴。而天誅亟決。今叛羌無慮三萬人。法當倍用六萬人。然羌戎之兵。器不犀利。可用四萬人。一月足以決。丞相御史皆以爲民方收斂。未可多發。發萬人屯守之。且足。奉世不可。謂以萬人分屯三處。戰則挫兵病師。守則百姓不救。如此怯弱之形。見羌人乘利。諸種並和。將相煽而起。故少發師而曠日。與一舉而疾決。利害相等也。固爭之。不能得。有詔益二千人。遣奉世到隴西。分屯三處。護軍都尉韓昌。先遣兩校尉與羌戰。爲所破殺。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。願益三萬六千人。帝爲發六萬人。遂大破羌虜。斬首數千級。餘皆走出塞。詔罷吏士。留屯田。備要隘。賜奉世爵關內侯。其功業之彪炳。可與傅介子輩。後先媲美矣。

●趙充國（漢）

漢趙充國字翁孫。隴西上邽人也。沈勇有大略。少好將帥之節。學兵法。通知四夷事。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。爲虜所圍。漢軍乏食數日。死傷者多。充國乃

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。貳師引兵隨之。遂得解。充國身被二十餘創。貳師奏。帝親視其創。嗟歎久之。拜爲郎中。尋遷車騎將軍長史。昭帝時。武都氏人反。以大將軍護軍都尉擊定之。遷中郎將。將屯上谷。還爲水衡都尉。擊匈奴。獲西祁王。擢爲後將軍。宣帝時。西零羌叛。充國年已七十餘。帝老之。使使問誰可將。對曰。無踰老臣者矣。帝問度用幾何人。對曰。兵難踰度。願馳至金城。圖上方略。羌戎小夷。願陛下以屬老臣。勿以爲憂。帝乃遣充國將兵。以擊西羌。充國至金城。須兵滿萬騎。欲渡河。恐爲虜所遮。卽夜遣三校。銜枚先渡。營陳畢。乃盡渡。虜數百騎。出入軍傍。充國曰。擊虜以殄滅爲期。小利不足貪。令軍勿擊。而遣騎侯四望。陜中無虜。乃引兵進。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先務。行必爲戰備。止必堅營壁。尤能持重愛士卒。先計而後戰。及至西部。都尉府。日饗軍士。士咸樂爲用。虜數挑戰。充國堅守。初。罕丹豪靡當兒。使弟靡庫來告都尉曰。先零欲反。後果反。都尉遂留靡庫。充國以爲無罪。乃遣歸。告諭衆豪。欲以威信招降罕丹。及刼略者。解散虜謀。徼其疲劇。乃擊之。後上屯田十二便。寓兵於農。帝嘉納之。尋破羌兵。降五千餘人。逾年。振旅而還。自以衰老。乞歸骸骨。賜安車駟馬。罷就

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。常與參兵謀。問籌策焉。卒年八十有六。以功畫像於麒麟閣。揚雄並爲之頌云。

◎吳漢（東漢）

吳漢字子顏。南陽宛人也。家貧。給事縣爲亭長。王莽末。爲友報仇。殺數人。亡命至漁陽。更始立。以爲安樂令。時王郎稱帝北州。徇下幽冀。移檄州郡。漢說彭寵以兵附光武。擊邯鄲。乃與上谷諸將。將兵斬王郎。將師追及光武於廣阿。漢爲人質。厚少文。造次不能以辭自達。然沈勇有智略。南陽鄧禹。心知其能。數薦之。拜大將軍。使持節北發幽州突騎。苗曾不從。漢收斬之。光武擊銅馬於鄴。漢將突騎來會。悉上兵簿於幕府。請所付與。不敢自私。光武益愛重之。逾年。光武擊尤來。乘勝輕進。反爲所敗。歸保范陽。軍中不見光武。諸將不知所爲。吳漢曰。卿曹努力。蕭王兄子。在南陽。何憂無主。衆乃定。會賊怯。自引退。漢等追擊之。破散略盡。建武元年。以爲大司馬。二年。率九將軍。擊檀香賊於鄴東。大破之。降十餘萬衆。邊路流通。封廣平侯。三年。破劉永於廣樂。四年。破五校於臨平。五年。破獲索於平原。六年。拔胸。斬董憲。靡萌。江淮山東悉平。十

年擊盧芳將賈覽破之。十一年將兵伐蜀。十二年春以舟師浙江而上。大破蜀兵。遂拔廣都。遣輕騎燒成都市橋。進逼成都。入其郛。入戰八克。會公孫述募敢死士五千餘人。襲擊漢軍。漢墮水。緣馬尾得出。述自引兵出戰。漢伺其疲而擊殺之。蜀地悉平。十三年振旅還京師。增邑更封焉。尋病篤。車駕親臨。問所欲言。對曰。臣愚無所知識。願陛下慎無赦而已。及薨。諡曰忠。漢每從征伐。帝未安。常側足而立。諸將見戰陳不利。或多惶懼。漢意氣自若。方整厲器械。激揚吏士。每當出師。朝受詔。夕則引道。初無辨嚴之日。及在朝廷。斤斤謹質。形於體貌。故能善終云。

●馮異（東漢）

潁川馮異。字公孫。漢之名將也。通左氏春秋。孫子兵法。光武徇潁川。屯兵巾車鄉。異爲郡掾。監五縣。爲漢兵所獲。異曰。異有老母在父城。苟得全軀。以見母。願歸據五城。以報德。光武許之。異歸謂父城長苗萌曰。諸將多橫暴。劉將軍所至不虜。略觀其言語。舉止非庸人也。遂與苗萌率五縣以降。以爲主簿。翌年。薊中反應王郎。城內擾亂。光武趣駕出城。晨夜南馳。至蕪蕪亭。時適天寒。異上豆粥。至南宮。遇大風雨。入道旁。

空舍。異抱薪。鄧禹燬火。光武對竈燎衣。異復進麥飯。王郎既平。光武部分吏卒。僉言願歸大樹將軍。大樹將軍者。異之別號也。異爲人謙退不伐。每所止舍。諸將並坐論功。異常獨屏樹下。故軍中稱焉。旋拜孟津將軍。統兵河上。以拒洛陽。光武嘗召異問四方動靜。對曰。更始必敗。宗廟之憂。在於大王。願卽尊號。以從衆望。光武乃卽位於錦南。建武二年。異將兵入關。所至布威信。羣盜多降。與赤眉遇於華陰。戰十合。降五千人。三年拜征西將軍。封夏陽侯。後與赤眉約期會戰。使壯士變服。與赤眉同伏於道側。迨賊悉衆來攻。異乃縱兵大戰。日昃。賊氣衰。伏兵猝起。衣服相亂。不復識別。遂驚潰。追擊之大破於峭底。降男女八萬餘人。延岑反。異擊破之。乃誅擊豪傑。不從令者。褒賞降附有功者。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。散其衆。歸本業。威行關中。餘寇悉平。後屯長安。卒于軍云。

●馬援（東漢）

馬援字文淵。茂陵人也。少以家貧欲就邊郡田牧。兄況曰。汝大才。當晚成。良工不示人以璞。且從所好。遂至北郡牧田。嘗曰。丈夫爲志。窮且益堅。老當益壯。後有畜數千

頭穀數萬斛。既而嘆曰：凡殖財產，貴能賑施也。否則守錢虜耳。乃盡散於親舊。聞隗囂好士，往從之。囂甚敬重，與決籌策。囂使援往觀公孫述，援與述舊同里閭，相善。以爲既至，當握手歡如平生。而述乃修飾邊幅，如偶人形。因歸謂囂曰：子陽井底蛙耳，而妄自尊大，不如專意東方。囂遂使奉書洛陽，謂光武曰：當今之世，非特君擇臣，臣亦擇君矣。又謂天下反覆盜名者，不可勝數。今見陛下恢廓大度，同符高祖，乃知帝王自有真也。翌年，歸隴右。盛稱光武之德，勸囂稱臣。囂不懌，援察其有異志，將家屬歸洛陽。無何，隗囂反，光武自將征之。召援問計，援言：囂將帥有土崩之勢，兵進有必破之狀。於帝前聚米爲山谷，指畫形勢，開示軍衆所從道徑，往來分析，昭然可曉。帝曰：虜在我目中矣。遂進兵破之。建武十年，拜大中大夫。十一年夏，先零羌反，援官隴西太守，大破之。援爲置長吏，繕城廓，起塢堠，開溝洫，勸以耕牧，郡中樂業。又招撫塞外氏羌，皆來歸附，並爲奏復其侯王君長焉。尋拜伏波將軍，封新息侯。征交阯，緣海而進，隨山刊木千餘里，至浪泊大破之，殺其女將徵側、徵貳，降其餘黨，交阯既平，援振旅還。故人孟冀迎勞之，援曰：方今匈奴烏拉，尙擾北邊，欲自請擊之，男兒要當死。

於邊野。以馬革裹屍還葬耳。何能臥牀上。在兒女子手中耶。會武陵蠻寇臨沅。討之不克。援年已八十餘。請行。帝愍其老。未許。援曰。臣尙能披甲上馬。乃令試之。援據鞍顧盼。以示可用。帝笑曰。矍鑠哉。是翁。遂命將四萬餘人。進征五溪。營於壺頭。時暑甚。士卒多疫死。援亦中病。乃穿岸爲室。以避炎氣。賊升險鼓噪。援輒曳足以觀之。左右哀其壯意。莫不爲之流涕。旋卒。初援在交阯。常餌薏苡實。能輕身勝瘴氣。軍還載盈車焉。至是有譖之者。以爲昔所載還。皆明珠文犀。後明帝圖建武功。臣於雲臺。援又以椒房之故。獨抱向隅。後人哀之。

●班超（東漢）

班超字仲升。扶風平陵人。班固之弟。彪之少子也。居家常執苦役。不恥勞辱。有口辯而涉獵書傳。兄固以校書郎召超。與母隨至洛陽。家貧。爲官傭書以給養。嘗投筆歎曰。大丈夫無他志略。猶當效傅介子張騫立功異域。以取封侯。安能久事筆硯間乎。時有相者。奇超貌。謂曰。君燕領虎頭。萬里侯相也。永平十六年。封車都尉。竇固出擊匈奴。以超爲假司馬。將兵別擊伊吾。戰於蒲類海。多斬首虜而還。固以爲能。使與從

事郭恂。俱使西域。至鄯善。其王禮超甚恭。後匈奴使至。禮忽疎懈。超會其吏士三十人。與共飲酒。酣因激怒之。謂如令鄯善收吾屬。送匈奴。骸骨長爲豺狼食矣。丈夫不入虎穴。焉得虎子。於是夜奔匈奴。營斬其使。鄯善王大驚。遂納子爲質。還白竇固。固具上超功。明帝以爲軍司馬。使赴西域。欲益超兵。超曰。願將本部三十六人足矣。如有不虞。多益爲累。是時于闐王廣德。攻破莎車。雄張南道。匈奴遣使監護其國。超既至。禮甚疎。且信其巫言。求取超驕馬。超佯許之。令巫自來取。至則斬之。以首示廣德。大恐。卽攻殺匈奴使者而降。超重賜之。因鎮撫焉。已從間道至疏勒。其王兜題。龜茲人也。龜茲王建爲匈奴所立。倚恃虜威。據有北道。殺疏勒王而立其臣。超使吏田慮。劫縛兜題。數其罪狀。而立疏勒之故王子忠。由是諸國咸遣子入侍。西域之得復通者。皆超之功也。超駐疏勒十八年。章帝八年。拜超爲行軍長史。衛侯李邑。護送烏孫使者。至于闐。不敢前。疏陳西域之功不可成。且盛毀超。擁愛妻。抱愛子。樂不思蜀矣。超聞之。歎曰。身非曾參。而有三至之讒。恐見疑於當時矣。遂去其妻。和帝永元六年。發兵討焉耆。斬其王廣。於是西域悉縛質內屬。至於海濱。四萬里外。皆重譯貢獻。

以功封超定遠侯。任西域都護三十一年。卒年七十有一。

●關羽（三國）

關羽字雲長。河東解人。貌雄偉。有美髯。時值衰亂。強有力者。多倚勢陵人。羽心惡之。慣作不平鳴。嘗以殺人事聞於官。官捕之急。羽乃避匿江湖。越五六年。從劉備破黃巾。備深契之。結爲兄弟。誓共生死。未幾。備與曹操戰。令羽保其妻。守下邳。備敗。亡走河北。投袁紹。操慕羽才。困羽使張遼說之降。羽表三約以明己志。操允之。封羽爲漢壽亭侯。時甘糜二夫人亦爲操所獲。操欲亂其主臣之義。使羽與二夫人同室。羽避嫌。秉燭達旦。操聞之。贊歎不置。益厚視羽。然察羽無久留意。使張遼問之。羽歎曰。吾固知曹公待我厚。然吾受劉將軍恩。誓以共死。不可背之。吾終不留。要當立效。以報曹公。乃去耳。遼以羽言報操。操義之。恐其卽去也。不使立功。會袁紹使大將顏良統兵十萬圍白馬。操拒之。與戰屢敗。羽乃自請奮勇。操不得已而許之。賜羽酒。俄而良至。羽策馬前行。刺良於萬軍之中。斬其首而還。紹軍氣奪。紹聞良死。哀甚。復令文醜率兵十萬報良仇。兵至操境。羽請戰。操與兵千餘。旣遇。醜敗走。羽追殺之。操大喜。

乃設宴賀羽。羽既立功。盡封其所賜。拜書告辭。而奔劉備於袁軍。操左右欲追之。操曰。彼各爲其主耳。勿追也。既與備遇。相對涕泣。互訴離衷。其後備用諸葛亮計。東連孫權。破操軍於赤壁。操敗歸。至華容道。遇羽舍之。所以報其前日之恩遇也。迨備得荊州。卽帝位。拜羽爲前將軍。假節鉞。鎮荊州。敗曹仁。擒于禁。殺龐德。自許以南。往往遙應。羽自是威震華夏。孫權慕其名。因遣使求婚焉。羽曰。虎女豈肯配犬子。絕之。權因憾羽。後用呂蒙計。襲荊州。羽退保麥城。旋復遁入章鄉。爲蒙將馬忠所獲。權欲降之。羽厲聲曰。吾與劉備誓共生死。豈可降賊耶。權大怒。殺之。羽無懼色。坦然就死。嗚呼壯矣。

●張飛 (三國)

涿郡張飛。字翼德。性至剛。有膂力。家資頗厚。好結天下豪傑。漢末羣雄並起。飛與關羽俱事劉備。與曹操破呂布。拜中郎將。備背曹向袁。敗奔江南。曹遣諸將追之。飛領二十騎。立長板橋。瞋目橫矛曰。吾燕人張翼德也。可來共決死。敵皆無敢近者。劉備旣定江南。以飛爲宜都太守。備入蜀。使飛攻巴郡。獲其太守嚴顏。飛呵顏曰。大軍至。

何以不降。而敢拒戰。顏怒曰。卿等無狀。侵奪我州。我州惟有斷頭將軍。豈有降將耶。飛大怒。令武士斬之。顏神色自若。曰。殺則殺耳。何爲怒耶。飛壯而釋之。禮爲上賓。迨備爲漢中王。封飛爲右將軍。後進車騎將軍。飛雄壯威猛。亞於關羽。魏謀臣程昱等。咸稱爲萬人敵。爲人愛君子而不恤小人。備嘗戒之曰。卿好殺。既過差。又鞭撻健兒。而令在左右。此取禍之道也。飛不悛。會關羽爲東吳所害。飛忿甚。欲率兵報仇。爲范疆張達所刺。持其首。順流而奔東吳。後備伐吳。得范張二賊。剡其心以祭。子苞。從備爲父報仇。封都先鋒虎威將軍。饒勇善戰。有乃父風。

●馬超 (三國)

馬超字孟起。茂陵人。馬騰子也。好武藝。善鎗法。年十七。隨父出征。連擒二將。時曹操專權。威迫獻帝。無所不至。騰惡之。謀殺操。事洩。爲操所害。超在西涼。聞父死。悲甚。乃起兵討操。爲父復仇。兵至潼關。操率諸將迎之。既遇。約期開戰。及期。兩軍對立。超白袍銀鎧。手執長鎗。直刺操。操令諸將出戰。皆敗走。超率兵追之。操軍紛紛如鳥獸散。超將龐德馬岱。亦直前捕操。操駭甚。乃割髮棄袍而匿。翌日。操率兵渡渭河。襲超後。

超知之。俟其半渡而擊之。操軍多溺死。數日後。操將許褚。裸衣鬪超。歷一晝夜。各無倦色。蓋褚爲操之勇將。而不能勝超。超之神勇。亦可以見矣。無何。操詭計多端。超卒以中計敗。投張魯。未幾。率兵攻劉備。至葭萌關。與張飛夜戰。無勝負。備募其勇。設計降之。超既事備。頗盡忠。無二志。以功封定西將軍。遷左將軍。迨諸葛亮南征返。超以疾卒。亮聞之。大哭曰。孟起死。吾斷左臂矣。蓋超爲虎將之一。宜乎爲孔明所推重也。

●趙雲（三國）

趙雲字子龍。常山真定人。富膂力。具謀略。有大將才。初隸袁紹部下。久之。見紹不足有爲。乃棄紹投公孫瓚。瓚與紹戰。大敗。雲力救之。復殺入紹軍。斬數將。幾擒紹。數年後。瓚與曹操戰。不從雲計。致兵敗自焚。瓚既死。曹操慕雲名。招之降。雲不可。後聞劉備賢。往投之。備與操戰。敗於當陽。妻子被困。得雲保護。免於難。時雲拔劍斬將。血透征袍。所至之處。敵人皆披靡莫敢當。時多壯之。未幾。備命雲攻桂陽。桂陽太守趙範亦常山真定人。聞雲至。出兵迎之。屢敗求降。雲許之。範設宴款雲。互訴衷情。至爲懼怖。遂結爲兄弟。範有嫂早寡。知雲未娶。欲以嫁雲。雲拂袖曰。吾與汝既結爲兄弟。汝

嫂卽吾嫂也。豈可作此亂倫事乎。大怒而出。範因欲殺之。雲偵知其事。擒範將二人。範不敢戰。遂降。後備又與曹操戰。部將黃忠被困。雲單身殺入。力救之出。曹操遣兵追雲。雲伏弓弩手射之。曹軍大敗。其後備敗於東吳時。亦賴雲救護得免。備以雲勇敢絕倫。嘗語人曰。子龍一身都是膽。洵確論也。備卒。雲從丞相諸葛亮。南征孟獲。屢立奇功。孟獲既平。後隨亮伐魏。時雲年已老。兵出鳳鳴山。猶力誅五將。餘勇可賈。街亭之戰。諸軍皆敗。雲獨斬將立功。亮嘉之曰。眞將才也。贈與金帛。雲不受。亮尤契重之。旋以疾卒。後主聞之。大哭。祭葬甚厚。追贈大將軍。封順平侯。

●黃忠 (三國)

黃忠字漢升。籍南陽。善弓矢。有萬人敵。初爲劉表中郎將。與表姪磐共守長沙。後事韓玄。玄死。劉備招之降。不允。備乃親造忠家相請。忠感其恩。始出仕輔備。屢立戰功。備取東川時。忠爲先鋒。與曹操部將張郃戰。忠用埋伏計勝之。復與夏侯惇尙韓浩戰。忠用驕兵之計。連敗數陣。退守葭萌關。數日不出。敵軍皆懈。忠乃率精兵。夜半出。橫擊之。敵軍大潰。曹操聞之。怒甚。命驍將夏侯淵將兵報仇。忠自請出戰。備與兵五千。

忠用計奪天蕩山。自守其中。命部將居山巔。守望敵軍。囑曰。如敵軍無備。則舉白旗。未幾。淵率兵挑戰。忠不之顧。半日不出。下午。敵軍漸懈。部將乃舉白旗。忠知有隙。可乘。遂率兵下山。一馬當先。大有天崩地塌之勢。旋與淵遇。聲如雷吼。將淵砍爲兩段。忠復鼓勇前進。奮力殺敵。敵四散。以功賜爵關內侯。備卽帝位。加忠爲虎將。年七十有五。與吳軍戰。被困。力不支。受創死。備聞之。哀甚。賚卹有加。

●姜維（三國）

姜維字伯約。天水冀人也。自幼博覽羣書。兵法武藝。無所不通。少孤。事母至孝。爲人好立功名。陰養死士。不修布衣之業。仕魏爲天水參軍。時蜀相諸葛亮率師伐魏。連取三城。擒夏侯懋。兵犯天水。維設計敗之。亮聞維名。設計離間。維乃詣亮降。辟爲倉曹掾。加奉義將軍。封當陽亭侯。助亮伐魏。屢立奇功。亮嘗謂伯約忠勤時事。思慮精密。考其所有。諸人不如也。又謂伯約敏於軍事。既有膽義。深解兵意。此人心存漢室。而才兼於人。旋遷征西將軍。亮卒。維承其遺志。領兵伐魏。至鐵籠山。與魏將司馬昭戰。昭將徐質。勇力絕人。屢爲所敗。維召諸將至。謂之曰。吾料魏軍糧食無多。今設計

誘之。可斬徐質。擒司馬昭矣。乃遣將運糧。道經鐵籠山。復伏軍於山之左右。昭見糧至。急令徐質截劫。自爲後應。質至。伏軍盡出。質知中計。回馬急逃。維追及。殺之。乃令本部軍飾魏軍裝。徑奔魏營。魏軍開門放入。蜀兵就營中殺起。昭大驚。上馬急走。維引兵殺至。昭大敗。困山谷中。不得出。谷中無水。人馬死者大半。昭下馬哀禱。忽甘泉湧出。取之不竭。維知事不可爲。遂引兵退。會魏遣郭淮率師救昭。知蜀軍退不遠。併力來追。時維殿手無寸鐵。惟腰繫雕弓。縱馬疾馳。淮急逐。旣近。維虛拽弓絃。藉張聲勢。淮知維詐。招箭直射。維接而有之。因回射焉。淮應弦墮。維殺之。拾其鎗。直入魏軍所向披靡。後與魏將鄧艾鬪陣法。困之於祁山。維凡九伐中原。咸無功而還。時黃皓用事。屢掣維肘。維自疑懼。托名屯田。避禍沓中。魏乃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。維戰敗。退守劍閣。鄧艾自陰平襲成部。後主出降。維知會有異志。乃誘之謀反。并勸殺鄧艾。會然其言。由是情好。鄧艾旣誅。會意遂決。維更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。因以殺會。謀恢復漢室。密貽後主書曰。願陛下忍數日之辱。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。日月幽而復明。會欲從維言。猶豫未決。事洩。會被殺。維亦死於軍中。魏軍深恨維。剖其腹。視其膽。

大如雞卵云。

◎太史慈 (三國)

東吳名將太史慈。字子義。東萊黃縣人也。早孤。事母以孝聞。後居北海。辭母遠行。家貧。母紡織以自養。北海太守孔融。憐其貧。饋以米粟。時黃巾餘黨管亥。率衆數萬。寇北海。融與戰。屢失利。被困數日。慈適歸省。母深感融恩。命慈往援。慈因綽鎗上馬。至則賊衆數萬。蟻聚蜂屯。圍甚急。慈乃奮勇直前。殺入賊陣。左衝右突。如入無人之境。直至城下。融未識慈。不敢納入。慈復舉鎗殺賊。刺數十人。融見其誠。開城導入。慈具道來由。並乞師千人。願出破賊。融謂彼衆我寡。未可輕敵。吾聞平原劉備。乃當世豪傑。若得備來。賊可破矣。但無人可使耳。慈乃欣然願往。既抵平原。告備以來意。備遂親率師徒。從慈援北海。與亥軍戰。大敗之。亥中慈箭死焉。餘賊悉潰。慈既解北海之圍。融贈以重資。不受。後投曲阿太守劉繇。會孫策犯曲阿。繇部將張英出戰。屢爲所敗。慈自請爲先鋒。迎孫策。繇許之。一夕。星月皎潔。策與衆將登神亭嶺。窺探繇營。慈聞而喜之。請於繇。欲出擒策。繇不可。曰。此乃誘敵之計。不可輕出也。慈不應。束裝逕

出獨與策戰。各不相下。慈見策驍勇。知不可以力取也。乃詐敗而走。行及山後。回馬復戰。力敵久久。仍無勝負。策怒。舉鎗搦慈。慈急避。力挾策鎗。已復舉鎗刺策。亦爲策所挾。於是相爭不已。俄而咸墮地。乃棄兵廝打。得策兜鍪以歸。旋見繇不足有爲。遂降於吳。策死。輔其弟孫權。屢立戰功。後從孫權伐魏。與張遼戰於合肥。中計受困。慈奮勇殺出。身被重創。未幾瘡發。乃大叫曰。大丈夫生於亂世。當提三尺劍。立不世之功。今所志未遂。奈何死乎。言訖而卒。年甫四十有三。

●周瑜（三國）

廬江舒城人。周瑜。字公瑾。稟性風流。姿容秀麗。精武藝。明兵法。初從袁術。爲居巢長。旋知術無成。棄官渡江。從孫策於江東。孫策者。瑜之同學也。又同年。交至密。因結爲異姓骨肉。瑜兄事之。親愛勝同胞焉。策死。弟權代領其衆。瑜自巴邱將兵赴喪。受遺命佐權。權亦愛敬瑜。命守鄱陽。瑜乃訓練水軍。期年。咸成勁旅。時曹操破荊州。降劉琮。敗劉備於當陽。率師六十萬。號稱百萬。直趨夏口。乘流而東。將以伐權。權大驚。羣臣或主戰。或主降。意見紛歧。權狐疑不決。乃召瑜計議。瑜謂權曰。操託名漢相。實漢

賊也。將軍以神武雄才，兼仗父兄之遺烈，割據江東，地方數千里，兵強將勇，當橫行天下。爲國除患，豈可降之耶？瑜請得精兵數萬，進陳夏口，保爲將軍破之。權欣然，付兵五萬，授以劍，語之曰：「違將軍之令者，殺毋赦。」瑜拜謝，率兵前進。遇操軍於赤壁，先令龐統設計，連其艦隊。然後遣黃蓋詐降。既近，操水寨縱火焚燒。時東南風大作，火自東南直撲西北，勢燄熏天。操艦盡焚，軍士十死七八。操賴諸將救護，得脫。瑜命甘寧等預伏要隘，操至，驟起截殺。操軍大潰，僅以身免。瑜於是名高，權加爲上將軍，總督江東軍馬。瑜復奪荊州，操將曹仁敗走。權以瑜領南郡太守，屯兵江陵。後卒於巴邱，年纔三十六。權大慟，曰：「公瑾有王佐之才，今忽短命，孤何賴哉！」吳人聞瑜死者，皆墜淚，而鄱陽人痛瑜尤切，立廟祀之。

●甘寧（三國）

甘寧字興霸，巴西臨江人也。頗通書史，有膂力，好任俠，嘗招合亡命，縱橫於江湖之中。腰懸銅鈴，人咸聞聲遠遁。無敢犯者。又嘗以四川錦作帆幔，時人稱錦帆賊。後悔前非，改行從善，將其僮客，投荊州劉表。見表不能成事，欲東入吳。道經夏口，被黃祖

所阻。軍不得過。乃留依祖。祖以凡人畜之。會孫權擊祖。大敗。寧奮勇當先。直搏吳軍。殺權將凌操。救祖回夏口。祖以寧爲劫江賊。薄待之。蘇飛與寧有舊。屢薦於祖。不從。寧遂投權。權厚遇之。乃獻策於權。助攻黃祖。擒其將蘇飛。寧以飛有恩於己。願貶爵以贖其罪。權因赦飛。亦不貶寧爵。寧深感。遂一心事吳。屢建奇功。時稱江表虎臣。封折衝將軍。諸將皆器重之。惟凌操子統。銜殺父仇。輒操戈相向。寧每忍氣下之。尋統與操將樂進戰。無勝負。曹軍暗箭中統馬。馬仆。統墮地。樂進舉槍欲刺。寧急發矢射進。顛焉。統於是感寧。前嫌頓釋。無何。寧夜集精卒百人。賜以酒食。率擊曹營。曹軍大亂。死者無數。黎明殺出。仍百人。無一傷者。權撫慰曰。將軍此去。足使曹賊驚駭。賜以金帛。寧卽以分給百人。後劉備伐吳。寧奉命出戰。以兵少。被創甚。敗走。至大樹下。創發而死。羣鴉數百。圍繞其屍。權聞而痛之。爲立廟祀焉。

●黃蓋 (三國)

黃蓋。字公覆。零陵人也。性忠勇。好武藝。與程普韓當相友善。同仕孫堅。屢立奇功。後堅中劉表計。被殺。蓋奮勇前進。奮其屍而還。擁立堅長子策。策亦器重之。策死。弟權

代統將卒。以蓋爲老將。加封上將軍。蓋每戰必身先士卒。有所賜。輒分給部下。以故士樂爲用。時曹操下荊州。破劉備。統軍百萬。進逼夏口。孫權大驚。羣臣多勸降者。蓋以爲不可。權乃召周瑜決之。蓋謂瑜曰。吾隨孫將軍父子。開創基業。大小數百戰。始得六郡城池。今一旦降曹。誠可惜。可恥之事也。吾寧死不辱。望君勸主公。決計興兵。蓋願效前驅。瑜深然之。因說權戰。權遂命瑜率兵五萬。蓋爲大將。師從曹軍。會於赤壁。蓋謂瑜曰。今寇衆我寡。難與持久。操軍方連船艦。首尾相接。可燒而走也。瑜以無由。近曹軍爲慮。蓋謂我受孫氏厚恩。雖肝腦塗地。亦無悔也。瑜拜謝。翌日。用苦肉計。杖蓋數百。蓋皮開肉綻。鮮血迸流。扶歸本寨。仍泰然也。乃取蒙衝鬪艦十艘。載燥荻乾柴。灌油其中。裹以帷幕。上建旌旗。豫備走舸。繫於幕尾。先遣辯士澤闕。以書遺操。詐云欲降。操信不疑。蓋乘流詣操寨。命各艦舉火。火烈風猛。燒盡北船。延及岸上營落。操軍多焚死。蓋中流矢。墮水。歷一晝夜。後得救。復引兵殺敵。所向無前。瑜旣獲大勝。深嘉蓋。蓋無矜色。旋染病卒。權厚葬之。

●呂蒙（三國）

汝南富陂人呂蒙。字子明。有謀略。精武藝。漢末。羣雄並起。蒙以江東孫權。招賢禮士。可與圖霸。乃往投之。權以禮待。官拜都尉。旋從權擊黃祖於江夏。蒙爲前驅。破其前鋒。梟陳就首。大軍從之。遂定江夏。後權戰曹操於赤壁。蒙爲大將。操敗。蒙奉命追奔。又敗操軍於烏林。權深愛敬。謂蒙學問開益。籌畧奇至。可次於周瑜。無何。陸口守將魯肅卒。權命蒙代之。時荊州關羽與曹操構兵。蒙欲襲荊州。乃上疏曰。羽討樊而多留備兵。必恐蒙圖其後故也。蒙嘗有病。乞還建業以治疾。羽必撤備兵。盡赴襄陽。然後襲其空虛。羽可擒也。遂稱疾篤。權召蒙還。旣至。問可代者。蒙曰。陸遜意思深長。才堪重任。而未有遠名。非羽所忌。宜用之。權遂命遜代蒙。羽乃稍撤兵赴樊。遜具啟陳狀。蒙自請討羽。權以爲大都督。總制軍馬。蒙至萬陽。盡伏精兵於溝臚中。使白衣搖櫓。作商賈狀。晝夜兼行。羽所置江邊屯候。盡收縛之。遂襲荊州。羽引兵還救。蒙先撫慰羽所部將士家屬。以故士無鬪志。羽及義子平。皆遇害。於是蒙名籍甚。權以爲南郡太守。封潺陵侯。並賜以酒。蒙正飲間。忽七竅流血。倒地而卒。說者謂關羽索命也。權厚葬之。命其子霸襲爵。

●陸遜（三國）

陸遊字伯言。吳郡人也。少機警。通兵法。孫權爲將軍。遜時年二十一。往投之。權以爲右都督。屯蕪湖。赤壁之役。權自統兵爲後應。遜爲先鋒。操旣敗。遜伏兵於合肥口。操至。驟起截擊。斬將奪旗。大獲全勝。後呂蒙守陸口。欲襲荊州。患關羽之強。稱疾還建業。遜往見之。謂蒙曰。羽務北進。未嫌於我。今聞君病。必益無備。若出其不意。羽可擒也。若見至尊。宜好爲計。蒙深嘉納。見權。薦遜以自代。遜至陸口。爲書與羽。稱其功。美深自謙抑。羽意大安。遜復具啟。陳羽可取之狀。權乃潛師而上。使遜與呂蒙爲前部。至卽克公安南郡。羽旣被擒。乃以遜爲鎮西將軍。屯夷陵。守峽口。時蜀漢劉備。痛羽之死。興兵七十五萬。大舉伐吳。權將孫桓。甘寧等。屢戰失利。蜀軍直至猓亭。權召羣臣計議。闕澤以遜薦。權遂以爲大都督。督五萬人拒之。蜀軍自巫峽建平。連營至夷陵界。相持五月餘。備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。諸將欲擊之。遜曰。此必有詐。且觀之。備知計不可行。乃引八千人自谷中出。遜曰。所以不從。諸君擊之者。以此故也。遂上疏曰。夷陵國之關限。失之則荊州可憂。臣初嫌彼水陸俱進。今反舍船就步。處

處結營。察其有置。必無他變矣。遜將進攻。諸將曰。攻當在初。今諸要隘皆已固守。擊之不利。遜曰。彼多更事。其軍始集。思慮精專。未可犯也。今相持既久。不得我便。兵疲意沮。計不復生。犄角此軍。正在今日。乃先攻一營。不利。會備移軍山林。連營七百餘里。遜乃敕各持乾草一束。以火攻拔之。遂率諸軍。進破四十餘營。備登馬鞍山。陳兵自饒。遜促兵四面感之。土崩瓦解。死者無算。備遁入白帝城。遜初爲大都督。諸將或討逆。舊將或公室貴戚。各自矜持。不相聽從。遜按劍曰。僕雖書生。然國家屈諸軍。使相承望者。以僕尺寸可稱。能忍辱負重耳。各任其事。豈復得辭。軍令有常。不可犯也。至是諸將皆服。時魏主曹丕。乘虛襲江東。分兵三路。遜乃三分其軍。迎之。魏兵敗走。權以爲輔國將軍。江陵侯。領荊州牧。旋病死。次子抗襲爵。

●呂布 (三國)

九原人呂布者。字奉先。丁建陽之義子也。氣宇軒昂。勇武絕倫。善使方天畫戟。人無敵者。時董卓專權甚於王莽。欲行廢立。百官畏卓勢。莫敢言。惟丁建陽力持不可。並數卓罪。卓欲斬之。見布立建陽側。怒目橫眉。卓知不敵。既退。遣李肅說布。餽以金珠。

並赤兔馬。布心動。遂殺建陽。拜卓爲義父。屢立奇勳。後與卓爭貂蟬。覺不自安。與司徒王允共殺卓。以功封溫侯。號奮威將軍。旋遭李傕郭汜之亂。逃至武關。投奔袁術。術怒布反覆。拒而不納。往依袁紹。與紹破張燕於常山。布自負其功。常傲紹。將紹欲殺之。布遂棄紹。改從張揚。時龐舒在長安。藏布眷屬。私送之布。李傕知之。斬舒。並遣書張揚。使殺布。布懼。投張邈。邈令布攻袁州。曹操率兵來迎。布大敗之。翌日。操兵攻布之西。布又敗之。操行里許。布伏兵盡出。操軍大潰。旋中操計。兵敗而歸。後復興師攻操。遇於濮陽。布用陳宮計。伏兵城內。操至。縱火焚之。操敗幾死。無何。布敗。乃率兵屯徐州。曹操來攻。布以兵少糧乏。固守不出。部將宋憲魏續乘布醉臥。縛以獻操。操因縊死之。

●張遼（三國）

張遼字文遠。雁門馬邑人也。以雄豪著。性豁達。知兵法。與關羽交厚。初從呂布。下邳之役。呂布被擒。遼奮力戰。兵少不支。遂被執。操招之降。不可。操怒。拔劍欲殺。遼無懼色。延頸待死。操壯其膽。回嗔作喜。親解其縛。延之上座。待以賓禮。遼感其意。遂降。操

以爲中郎將。遼事操維謹。每戰身先士卒。所向披靡。操深嘉許。嘗謂文遠兼資文武。臨事好謀。諸人不如也。劉備徐州之敗。關羽被困土山。遼以與羽有舊。奉令說羽。率羽來歸。旋奉命守合肥。屏藩東南。操自赤壁敗後。軍威大挫。孫權將兵十萬。陷皖城。親犯合肥。遼謂李典樂進曰。吳軍乘主公遠征。長驅而來。以爲破我必矣。今可發兵出迎。奮力與戰。折其鋒銳。以安衆心。然後可守也。因命李典伏軍於逍遙津北。自引軍伏其左方。命樂進誘敵。遂大敗吳兵。權乘駿馬。越津橋得脫。是役也。遼以八百人破敵十萬。威震江東。操大喜。拜遼爲征東將軍。曹丕廣陵之敗。遼爲大將。吳將丁奉發矢直射中遼腰部。歸至許昌。箭瘡迸裂而卒。不憐其忠勇。命厚葬之。

●張郃 (三國)

張郃字義雋。河間鄭人。生有勇力。年十二。與羣兒戲於野。踐農人禾。農人操杖逐之。羣兒奔避。紛紛如鳥獸散。郃獨兀立以待。無懼色。農人直前擊之。郃奪其杖。拋棄百餘步。揮拳與農人鬪。農人倒地。郃舉而投之。河農人斃。事聞於官。捕郃急。郃自首於庭。官愛其勇。赦之。既長。仕袁紹。紹率兵伐曹操。令郃爲先鋒。兩軍遇於官渡。郃與操

之大將張遼戰。竟日無勝負。操奇之。後郃中操計。被執。操招之降。郃思紹不足有爲。遂許之。操大喜。待郃頗厚。拜偏將軍。後數年。操征東川張魯。既平。命郃守東川險隘處。適劉備遣張飛犯東川。郃與戰。頗失利。然志氣彌勵。復率兵與戰。適飛有援兵至。勢益張。郃又敗歸。主將曹洪欲殺之。左右力救。乃免。操死。子丕立。篡帝位。加郃爲上將軍。不崩。其子叡立。時蜀相諸葛亮率兵伐魏。屢挫魏軍。叡乃拜司馬懿爲大都督。統兵禦之。懿舉郃爲先鋒。銜亭之役。郃奮勇力戰。蜀軍大潰。亮率殘軍回。越數年。亮又率兵攻魏。叡復遣司馬懿前往迎之。郃與戴凌爲前部先鋒。既遇。懿命郃與凌襲擊蜀寨。郃與凌率軍前往。見蜀軍有備。急退歸。伏兵四起。二人被圍。郃奮勇殺出。失戴凌。復殺入敵陣。力救之。時亮居高阜。見郃在萬軍中。往來衝突。如入無人之境。乃顧謂左右曰。嘗聞張飛大戰張郃。人皆驚懼。吾今日見之。方知其勇。吾當除之。以免後患。居數月。亮率兵回漢中。郃自請追之。至劍閣。中敵計。被射死。魏主厚葬之。諡曰壯侯。

許褚 (三國)

許褚字仲康。譙縣人。身長八尺。腰大十圍。勇力過人。人多畏之。時譙縣附近多寇亂。褚乃率宗族百餘人。築堅壁於塢中。以禦之。一日寇至。褚命衆取石子。俟寇近。褚親自飛石擊之。無不中者。寇畏其勇。遂遁去。越數日。寇又至。時塢中無糧。遂與和約。以耕牛易米。寇運米至。褚乃與以牛。寇驅牛至塢外。牛皆奔回。褚乃執二牛尾。倒拖數百步。不汗。寇大驚。不敢復取牛。遂去。自是縣境以寧。後聞曹操名。往投之。操亦夙聞褚勇。待之甚厚。拜爲都尉。時薛蘭李封擁兵叛。四出擄掠。操率軍士征之。既遇。操令褚出戰。褚欣然往。斬其首級而歸。操大喜。未幾。褚又隨操與李催戰。催遣侄李暹。李別迎褚。褚兩殺之。操撫其背曰。子真吾之樊噲也。旋從征袁紹。以功拜振威將軍。又數年。西涼馬超。率兵犯操。超勇甚。操軍屢敗。一日。操欲渡渭水。攻其背。半渡。超命軍士射操軍。操軍多溺。操幾不免。褚覩操危狀。負操躍入小舟。軍士多登舟逃避。舟將覆。褚乃推軍士入水。護操行。超軍見操爭射之。箭如雨急。褚一手以小刀撥箭。箭皆落水。一手執木篙。駛舟上岸。操得不死。超見褚。問左右曰。救操者誰也。左右告曰。此許仲康也。超嘆曰。真虎痴也。翌日。超率兵挑戰。大呼曰。虎侯安在。褚卽乘馬出。語超。

曰。吾卽譙郡許褚也。目光四射。勇氣百倍。超畏其威。不敢動。乃勒馬回。操喜謂左右曰。賊亦知仲康爲虎侯也。自此軍中皆呼褚爲虎侯。翌晨。褚裸衣與超戰。閱一晝夜。無倦容。見者咄咄稱歎。操死。褚事其子丕。多立戰功。乃卒。諡壯侯。

●龐德（三國）

龐德字令名。西涼人。好武藝。富膂力。初充馬超帳前校尉。屢立戰功。超父騰爲曹操所害。超興師復仇。德爲先鋒。每戰必身先士卒。衝鋒陷陣。敵人莫敢當。嘗從韓遂與曹操戰。誤墮陷阱中。奮勇騰躍而出。格殺敵兵無算。所向無敵。旋超中計。敗歸。投張魯。德隨之。魯命超攻劉備。時方臥病。不能隨行。後超降備。德仍在張魯處。病甫愈。而曹操率兵伐魯。魯軍屢敗。乃令德出戰。德領諾。詣曹寨搦戰。操知龐德勇。戒諸將勿輕敵。德以操接兵不動。乃返。翌日。又往挑戰。操令夏侯淵張郃徐晃許褚四將敵之。德力戰四將。從容不迫。操大奇之。數日後。德又與曹軍戰。誤中埋伏計。被擒。兵士解德至操前。操急退左右。親解其縛。賜以酒食。誘之降。德以張魯不仁。從之。操大喜。德旣降操。每戰常乘白馬。軍中謂之白馬將軍。東川之役。操中魏延矢。墮馬下。幾不免。

德力救之。操因厚賞德。既而荊州關羽圍樊城。曹仁告急。操令於禁龐德率師往救。德素知羽名。思挫羽。乃扶襯行。誓以死戰。既戰。竟日無勝負。禁恐德立功。而陰掣其肘。二人意見不合。遂中羽計。卒被擒。羽誘之降。不可。命殺之。德引領就刑。坦然無懼色。可謂壯矣。

◎徐晃 (三國)

徐晃字公明。河東陽郡人。博覽羣書。深通兵法。初事楊奉。適李催郭汜。橫行無忌。且欲劫駕。晃從楊奉救駕。奮勇掩殺。賊軍大敗。既而見帝。帝慰勞倍摯。後賊益猖獗。帝乃召曹操討平之。操移駕幸許都。奉以爲不可。率師阻之。晃引一軍要於途。曰。曹賊欲劫駕何往。操見晃英邁。暗奇之。使勇將許褚與戰。自晨及夕。勝負未分。心尤羨之。乃使滿寵招之降。寵見晃。時夜已深。晃秉燭披甲而坐。讀左氏春秋。寵陳來意。晃沉思曰。楊奉非成事之人。遂允諾。寵且囑晃殺奉。晃不可。曰。臣弑主。大不義也。吾不爲也。寵高其義。晃遂乘夜投曹寨。操拜迎之。待以厚禮。晃心感。誓以死報。晃身列戎行。大小數十戰。無不勝者。操以是益愛晃。後關羽攻樊城。於禁降。龐德殉。操大驚。命

晃率兵五萬往救之。兩軍遇於偃城。晃命副將徐商呂建攻其前。親率精兵循沔水襲其後。羽軍大敗。翌日晃親與羽戰。久之。羽力憊。敗歸。晃引兵掩殺。羽又敗。數日後。操視晃寨。隊伍整齊。大喜曰。徐將軍有周亞夫風。孤何憂哉。遂封晃爲平南將軍。操死。復輔其子丕。攻城略地。多立奇功。後從司馬懿征孟達。達聞晃至。急棄城走。晃率騎兵追之。中暗箭。歸數日。瘡發而死。時年五十九歲。

◎鄧艾 (三國)

鄧艾字士載。世居棘陽縣。早孤。有大志。每見高山大澤。輒窺度指劃。何處可以屯兵。何處可以積糧。何處可以埋伏。人皆笑之。獨司馬懿奇其才。遂舉爲參贊軍機。艾爲人口吃。每奏事必稱艾艾。懿戲謂之曰。卿稱艾艾。當有幾艾。艾應聲曰。鳳兮鳳兮。故是一鳳。其資性敏捷。大率如是。仕魏爲尙書。累遷鎮西將軍。都督隴右諸軍事。封鄧侯。時蜀將姜維屢伐中原。艾設計破之。維敗歸。數年後。蜀勢益衰。艾奉令伐蜀。先取劍閣。復引兵五千。各執斧鑿器具。暗渡陰平。鑿山開道。行於巔崖峻谷中者。凡二十日。輾轉至摩天嶺。馬困疲。艱於行。艾乃徒步陟嶺。見開山軍士相對作牛衣泣。叩其

故。答曰。此嶺堅甚。開鑿維艱。勢將前功盡棄。是以悲耳。艾囑曰。不入虎穴。焉得虎子。以氈自裹。推轉而下。將士攀木沿崖。魚貫而進。既出險。取江油。進攻成都。後主禪出降。蜀既平。以功進太尉。後爲鍾會所搆。死於蜀。其子忠。亦遇害。晉武卽位。議郎段灼上疏白其寃。詔以其孫朗爲郎中。

●鍾會 (三國)

鍾會字士季。潁川長社人。太傅鍾繇幼子也。幼有膽識。繇嘗率二子見魏文帝。時會年七歲。其兄毓長一齡。見帝惶懼。汗流滿面。帝問毓曰。卿何以汗。毓對曰。戰戰惶惶。汗出如漿。帝復問會曰。卿何以不汗。會對曰。戰戰慄慄。汗不敢出。帝獨奇之。及長。喜讀書。深明韜略。司馬懿與蔣濟等。皆稱其才。後爲秘書郎。時蜀主劉禪。溺於酒色。怠於政治。司馬昭欲伐之。召會至而告之曰。吾欲令汝爲大將。往伐東吳可乎。會曰。公意豈欲伐吳。欲伐蜀耳。昭笑曰。子誠先得吾心也。但卿伐蜀。當用何策。會乃出所繪蜀道圖示昭。昭展視之。圖中所載安營下寨。屯糧積草之處。從何而進。從何而退。一皆依法度。昭大喜曰。眞良將也。遂拜爲征西將軍。假節鉞。總督關中人馬伐蜀。會

受命歸。恐機謀洩。漏却以伐吳爲名。造船。集海濱。昭弗解其意。召會問之。會曰。蜀屬魏軍。大進。必求救於吳。故先布聲勢。作伐吳之狀。吳必急於自防。不敢定勦。一年之內。蜀已破。船已成。由是而伐吳。豈不願乎。昭大喜。會於是進兵取蜀。蜀果無備。長驅直入。卒凌蜀。蜀將姜維來降。會納之。與語大悅。結爲兄弟。後爲維所惑。同謀恢。蜀設計殺鄧艾父子。事洩。會被殺。時年僅三十餘。

●王濬(晉)

王濬字士治。弘農人。自幼好學。博涉墳典。而於孫子兵法。尤愛不忍釋。恢廓有大志。嘗起宅。闢戶前路。廣數十步。人問之。曰。我欲使長戟容大旛。衆皆匿笑。尋爲羊祜參軍。祜深知其才。嘗曰。濬非池中物。可大用也。薦爲巴郡太守。遷益州刺史。武帝欲伐吳。使濬治戰艦。尋拜龍驤將軍。時朝臣各執一詞。意見紛更。伐吳之議未決。濬上書言。臣作船七年。日有朽敗。今臣年七十。死亡無日。願陛下無失事機。帝納之。濬發自成都。吳人於江積要害處。並以鐵鎖橫截。又作鐵錐。長丈餘。暗置水中。逆拒舟艦。晉師探悉其事。濬與唐彬計議。乃作大筏數十萬。縛草爲人。被甲持杖。令善水者以筏

先行遇鐵錐。錐輒著筏而去。又作大炬。長十餘丈。大數十圍。灌以麻油。置在船前。遇鎖。燃炬燒之。須臾融液斷絕。於是船無所礙。遂破丹陽。進克石頭。吳主孫皓輿糧出降。王渾妬濬功。表濬違詔。不受節制。誣以罪狀。有司奏請檻車徵濬。帝不許。濬自以功大。爲渾所抑。意頗怏怏。每進見。陳其功伐之勞。及見枉之狀。不勝憤慨。護軍范通謂之曰。君功則美矣。但恨所以居功者。未盡善也。濬曰。何歟。通曰。君旋旆之日。角巾私第。口不言平吳之功。若有問者。輒曰。君主之德。羣帥之力。老夫何功之有。顏子之不伐。龔遂之雅對。將何以過之。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。王渾何人。寧不愧乎。濬曰。吾始懲鄧艾之事。懼禍及身。不得無言。其終不能遣之胸中。是吾褊也。博士秦秀等上表。訟濬之功。白濬之屈。帝乃加封爲鎮軍將軍。年八十歲而卒。

●王鎮惡（南北朝）（宋）

北海王鎮惡。猛之孫。生於五月五日。家人以俗忌。目爲不祥。欲令出繼疏宗。獨祖猛以爲不可。曰。此非常兒。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。是兒亦將昌大吾家也。因以鎮惡名之。比長。歸晉。客荊州。頗讀諸子兵書。意略縱橫。果決能斷。好論軍國大事。廣固之

役。或薦之於宋高祖。高祖卽遣召之。與語大悅。因留之宿。翌晨。高祖語諸將曰。鎮惡王猛之孫。所謂將門有將也。後高祖北伐。攻潼關。爲姚紹所拒。軍士乏食。鎮惡至。宏農。曉諭百姓。競送義租。軍食復振。潼關既破。鎮惡帥水軍。自河入渭。以趨長安。乘蒙衝水艦。沂渭而上。行船者皆在艦內。秦人但見艦進。而不見其人。驚以爲神。抵渭橋。令軍士食畢。皆操杖登岸。後至者斬。既登。卽密使人解放舟艦。渭水迅急。倏忽不見。乃喻士卒曰。此爲長安北門。距家萬里。舟楫衣糧。皆隨逐波流而去。今進戰而勝。則功名俱獻。不勝。則骸骨不返。無他歧矣。衆皆奮勇而進。遂克長安。姚泓出降。高祖以鎮惡立大功。慰勞倍摯。加封龍驤將軍。食博陵縣。鎮惡不矜不伐。有大將風。後爲沈田子所謀害。時多惜之。

●韓擒虎（隋）

韓擒虎字子通。僧壽兄也。容貌魁偉。膂力過人。本名僧慈。八歲時。有虎入其居。母方織。見虎至。挈弟僧壽逃。僧慈方戲於庭。虎欲噬之。僧慈不懼。拾石投虎。中其腦。虎倒地。遂爲所擒。父歸。悉其事。因易名擒虎。以誌其勇。既長。諳韜略。弓矢刀劍之術。無一

不精。弟僧壽亦嫻技術。兄弟嘗比武。刀光閃閃。如臨大敵。見者嘖嘖稱歎。周武帝震其名。欲用之。擒虎不可。乃拜僧壽爲下大夫。尋以平尉遲功。拜大將軍。僧壽旣顯。時擒虎猶日往山野。以佃獵爲事。未嘗効用於國家也。迨楊堅篡周。擒虎與堅有舊。乃拜廬州總管。時羣雄角逐。紛爭未已。堅知擒虎勇。委以平陳之任。擒虎深感知遇。宣告奮勇。及大舉。以輕騎五百。左衝右突。銳不可當。擒虎所至。陳人望風披靡。遂由鎮江直取金陵。陳旣平。堅以擒虎功高。進位至上柱國。擒虎夙負奇才。不用之於周。而必獻之隋。所謂士爲知己者用。擒虎殆守此旨歟。

●薛仁貴（唐）

薛仁貴山西龍門人。家故封父。雄擁資鉅萬。生子仁貴。甚愛之。仁貴年十五。父母先後卒。孑然一身。恃有膂力。喜習武藝。聞有精於武藝者。至輒延入家中。使教之習武。不數年間。武藝大進。而家資盡耗矣。然一時無用武地。家資旣罄。竟致饔飧不繼。度日維艱。不得已。投富室爲傭。時方嚴寒。仁貴無棉衣。凍甚。富室有女。年及笄矣。富於慈善性。見而憐之。以父故衣一襲畀仁貴。父見而大怒。疑其女之與仁貴私也。逐之。

出仁貴不自安。亦遁去。幸天假之緣。二人遇之途。乃同居土室。結爲夫婦。會太宗欲親征遼東。命張環至山西募義兵。妻乃謂仁貴曰。夫有高世之才。要須遇時。乃發。今夫子自征遼東。求猛將。此千載一時之遭際也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。仁貴投袂曰。卿言誠然。時哉不可失。吾往矣。遂應募。仁貴旣身列戎行。自恃饒勇。欲立奇功。乃著白衣。以自標顯。往來馳驟。銳不可當。敵軍奔潰。太宗望見之。馳使問白衣者誰。始知其名。召賜金帛。人馬甚衆。歎賞久之。曰。朕不喜得遼東。喜得虎將。以征高麗。討賀魯。略吐番。伐突厥。累官左武衛將軍。封河南縣男。先是高麗九姓。聚十餘萬反。仁貴三箭殺三人。氣懾乃降。歌曰。將軍三箭定天山。壯士長歌入漢關。子訥。訥子徵。並羽林將軍。暢金吾將軍。三世爲大將。蓋亦顯矣。

●秦瓊（唐）

秦瓊字叔寶。歷城人。初爲獄卒。嘗解罪人十八名。至天堂州。中途一人斃。州官遂藉爲口舌。遷延久之。不爲批答。致瓊留滯客居。經一年餘。資斧匱絕。貧病交困。居停主人逼取房飯資。備極揶揄。瓊不獲已。乃以所乘馬囑主人鬻之。里中有單雄信者。土

豪也。見而愛之。因謁見瓊。互通姓氏。談次。意氣相投。竟置鬻馬事於度外。移時。單因故匆匆去。騎馬而行。曰。當復歸趙也。瓊仍未得一錢。單既去。主人逼索如故。瓊無奈。乃復與主人同出鬻。遇王伯當。謝映登於途。二人豪俠士也。見瓊窮迫。出資助之。且爲催取回文至。瓊乃得束裝返命。頽唐潦倒。已飽受無窮痛苦矣。未幾。投一戎行。從太宗征伐有功。累官左武衛大將軍。贈徐州都督。封胡壯公。圖像凌烟閣。與賣馬鬻鏑時較。其榮辱相去遠矣。古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是人。必先苦其心志。勞其筋骨。餓其體膚。叔寶有焉。

●秦懷玉（唐）

唐開國大將秦叔寶。既聞名於天下矣。其子懷玉。聲名雖不若乃父之隆。而其勇力謀略。要亦遠勝於人也。今舉其歷史述之。懷玉幼時。富膂力。其家有石獅二。懷玉嘗撫弄之。朝運之於院外。暮則移置院中。人問之。曰。是所以習勞也。父以其有巨力。愛之甚。授以武術。不數年而藝甚精。會羅通北征。懷玉爲先鋒。大小數十戰。英氣勃勃。銳不可當。越數年。父以疾卒。時太宗方有事於高麗。知懷玉勇。拜爲大將。偕羅通等

東征。至越虎城。太宗被圍。懷玉聞之。乃單騎力殺四門。太宗以是得免。翌日。背城大戰。敵軍奔潰。遂與薛仁貴等直逼高麗。高麗既平。論功行賞。懷玉不在仁貴下。越三年。復與仁貴西征。懷玉仍爲先鋒。攻取三關。直抵鎖陽城。中敵將計殺焉。太宗聞之。爲之悲悼不置云。

●郭子儀（唐）

郭子儀華州鄭人。身長七尺。膽識過人。初爲涼州都督。累遷單于副都護。爲魚朝恩所妒。譖之帝。以李光弼代之。子儀雖失兵柄。無少缺望。議者謂子儀有功社稷。而孽寇猖獗。非重用子儀。不足以威服之。帝亦悟。乃改子儀爲天下兵馬副元帥。進封汾陽王。無何。回紇吐番合兵入寇。子儀禦之。初以衆寡不敵。嚴備不戰。會二虜爭長不睦。子儀使人說回紇。約共擊吐番。回紇素重子儀。但傳聞子儀已死。恐見欺。必欲一見子儀爲信。子儀將挺身往說之。其子晞叩馬諫曰。大人國之元帥。奈何以身爲虜餌。子儀曰。今戰則身死國危。往以至誠說之。或可見從。遂以數騎出。使人傳呼曰。令公來。回紇大驚。執弓注矢。立陳前。子儀免胄釋甲。投鎗而進。回紇諸酋長皆下馬羅

拜。子儀責之曰。汝回紇有功於唐。唐之報汝亦不薄。奈何負約。深入吾地。我今挺身來。任汝殺之。則我之將士必能効死與汝戰矣。回紇曰。訛聞天可汗已晏駕。令公亦捐館。是以敢來。今皆不然。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。子儀乃取酒與飲。相約擊吐番。吐番聞之。引兵夜遁。終子儀之世。回紇不敢違志於唐。厥功偉哉。年八十五而終。諡忠武。

●張巡（唐）

南陽張巡。身長七尺。鬚髯若神。博通羣書。曉戰陣法。志氣高邁。詩尤雄壯。蓋儒將也。開元末。爲清河令。頗有政績。未幾。調真源令。安祿山反。巡與許遠合兵守雍邱。賊犯城下。蟻附而上。巡束蒿灌油。焚而投之。積六十餘日。大小三百餘戰。賊敗走。追之獲三千人。賊將令狐潮至。攻之甚急。潮與巡有舊。互相慰問。歡如平生。潮因說曰。天下事去矣。足下堅守危城。欲誰爲乎。巡曰。足下每以忠義自許。今日之事。忠義何在。潮慚而退。圍守四十餘日。朝廷聲息不通。潮聞唐帝已幸蜀。復以書招巡。有大將六人。亦勸巡降。巡佯許之。明日。設天子畫像於堂。率將士朝之。人人皆泣。引六將至前。責

以大義立即斬之。由是士氣肅然。無有復言降者。惟城中矢已盡。不能戰。巡籌思者再。曰是不難得之。令縛臺人千餘。被以黑衣。夜縋城下。潮兵疑其襲營也。爭射之。傾刻之間。得矢無算。久乃知其臺人。自是每夜縋於城下。賊笑不設備。乃以精兵五百。直前擊之。潮軍大亂。焚壘而遁。未幾。巡入睢陽。賊將尹子奇引兵圍城。累戰皆克。城中乏食。雀鼠俱盡。巡乃殺愛妾以饗士卒。謂曰。吾受國厚恩。惟有死耳。但念諸君捐軀力戰。而賞不酬勳。以此痛心耳。將士皆感泣。巡西向再拜曰。臣力竭矣。不能全城。生無以報陛下。死當爲厲鬼以殺賊。城遂陷。巡與許遠等三十六人皆被殺。郡人感其義。立廟以祀之。

●李晟(唐)

李晟字良器。臨潭人。年十八。從王忠嗣征吐番。稱萬人敵。克平朱泚。收復京師。以功拜河中同絳節度使。加平章事。晟拜哭受命。乃治城壘。繕甲兵。爲復京師之計。是時懷光朱泚連兵。晟以孤軍處二強寇之間。內無資糧。外無救援。徒以忠義感激將士。故衆雖單弱。而銳氣不衰。未幾。加諸道副元帥。晟家百口。及神策軍士家屬。皆在長

安軍中有言及家者。晟泣曰：天子何在，敢言家乎？泚使晟親近，以家書遺晟曰：公家無恙。晟怒曰：爾敢爲賊賺我，立斬之。軍士未授春衣，盛夏猶衣裘褐，終無叛志。未幾，大破朱泚屯兵於合元殿前，令諸軍曰：晟賴將士之力，克清宮掖，長安士庶久陷賊庭。若小有震驚，非吊民伐罪之意。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，五日內無得通家信。遂作露布上行，曰：臣已肅清宮掖，祇謁陵寢，鍾簋不移，廟貌如故。上泣下曰：天生李晟，以爲社稷，非爲朕也。車駕至長安，晟謁見於三橋，先賀平賊。後謝收復之晚，伏道左請罪。上撫慰之，自是每宴羣臣，輒以晟爲首。累官至司徒兼中書令，封西平郡王子十五人，知名者四。三子愬，亦以良將稱。

●李愬（唐）

李愬字直元，元和中以太子詹事遷唐鄧隨節度使，將兵討吳元濟，將啟行，諸將曰：今日往亡。愬曰：吾兵少，不足戰，宜出其不意，彼以往亡，不吾虞，正可擊也。遂往，克其外城。李祐言於愬曰：蔡之精兵皆在洶曲，可以乘虛直抵其城。元濟必成擒矣。愬然之。夜半雪甚，行七十里，進城，有鵝鴨池，愬令驚之，以混軍聲。李祐、李忠義鑿其城爲

坎以先登。壯士從之。或謂元濟曰。官軍至矣。元濟尙寢。笑曰。得囚爲盜耳。曉當盡殺之。及愬傳號令。應者聲徹於內。元濟始懼。擒之。檻送京師。裴度後至。愬具鞍韉出迎。拜於道左。度將避之。愬曰。蔡人頑鈍。不識上下之分。願公因而示之。使知朝廷之尊。度乃受之。愬乃振旅還朝。賜爵涼國公。封李祐爲神武將軍。後復與田弘正共討李道師。斬之。史稱其籌略武功。克肖乃父。信夫。

◎曹彬 (宋)

曹彬字國華。真定靈壽人。父芸。爲成德軍節度使。彬生周歲。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前。觀其所取。彬左手提干戈。右手取俎豆。斯須取一印。他無所視。人皆異之。旣長。仕漢。乾祐中。爲成德軍牙將。節帥武行德見其端慤。指謂左右曰。此遠大器也。仕周。爲河中都監。後歸宋。乾德初。與王全彬伐蜀。陝中郡縣悉下。諸將咸欲屠城。彬獨申令戢下。太祖馳詔褒之。諸將多收子女玉帛。彬橐中惟圖書衣衾而已。授宣徽南院使。義成軍節度使。彬辭曰。西征將士俱得罪。臣獨受賞。恐無以示勸。帝曰。卿有茂功。又不矜伐。懲勸國之大典。卿無多讓。彬奉命下江南。圍城中每緩師。不迫。冀李昱歸服。

又使人諭之曰。事勢如此。所惜者一城生聚。若能歸命策之上也。城垂克。彬忽稱疾不視事。諸將咸來問疾。彬曰。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。惟須諸公誠心自誓。以克城之日。不妄殺一人。則自愈矣。諸將許諾。焚香爲誓。異日城下。煜詣軍門降。彬待以賓禮。請治裝赴汴。及還。閣門榜示云。奉敕差往江南。勾當公事。回人嘉其不伐。進檢校太師。加兼侍中。從征太原。封魯國公。彬爲人清介廉謹。仁敬和厚。有功不伐。位兼將相。不以等威自異。爲宋時第一良將。及卒。追封濟陽郡王。諡武惠。

●楊業（宋）

楊業。太原人。父信。事漢爲麟州刺史。業事劉崇。屢立戰功。人號爲楊無敵。後太宗征太原。劉繼元已降。業猶據城死戰。帝素知其勇。欲生致之。令中使諭繼元招之降。業乃北面再拜。大慟。卸甲來降。帝喜。慰賚甚厚。授左衛領軍大將軍。未幾。帝以其老於邊事。拜代州刺史。遼人忌之。望見旌旗。輒引去。業又殺遼將蕭咄李。時主將多嫉之。或潛上謗書。帝皆不問。封其書付業。業晏如也。後遼將邪律斜軫入冀州。兵勢甚盛。業欲避其鋒。護軍王侁等不可。曰。君侯素號無敵。今見敵不前。非有他志乎。業曰。吾

非避死。蓋有待也。諸君責吾避敵。尙敢自愛耶。因指陳家谷口曰。諸君幸於此相援。言訖。率軍而前。與敵相搏。侁望兩方。烟塵蔽天。意業得勝。欲分其功。遂引兵前。旋聞業敗。卽麾軍却走。擅離谷口。潘美不能制。業敗至谷口。望見無人。拊膺大慟。乃再麾下力戰。身被數十鎗。士卒殆盡。馬負重傷。不能戰。被擒。其子延玉死焉。業太息曰。上遇我厚。期討賊以報。今爲奸人所迫。致王師敗績。何面目求生耶。乃不食三日死。事聞。帝深痛之。詔贈太尉。而除侁名。

⑤狄青（宋）

狄青字漢臣。汾州西河人。風骨奇偉。長於騎射。宋代著名良將也。臨敵披髮帶銅面具。往來衝突。敵皆披靡。莫敢當。仁宗時。尹洙爲經略判官。青見之。與談兵事。娓娓不倦。乃薦之。經略使韓琦。范仲淹曰。此良將材也。二人一見奇之。待遇甚厚。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。曰。將不知古今。匹夫勇耳。青於是折節讀書。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。名益大震。擢秦州刺史。經略招討副使。仁宗以青數有戰功。欲召見。問方略。會賊寇渭州。命圖形以進。累進馬軍副都指揮使。青身列戎行。數十年而貴。是時面涅猶存。

帝嘗敕青傳藥除字。青指其面曰。陛下以功擢臣。不問門第。臣所以有今日。由此涅耳。臣願留以勸軍中。不敢奉詔。帝益重之。拜樞密副使。無何。廣源州蠻儂智高反。陷邕州。嶺外騷動。其勢蔓延。不可遏止。青上表請行。自言起身行伍。非戰伐無以報國。願得蕃落騎數百。益以禁兵。羈賊首致闕下。帝壯其言。除廣西宣撫使。令督軍勦賊。青乃合孫沔。余靖。兵次賓州。戒諸將勿輕敵。時值上元節。令張燈。首夕宴將佐。次夕宴參軍。凡將士之不用命者。科以軍法。衆相顧愕然。於是整軍進戰。敗賊於崑崙關。進奔五十里。斬首數千級。生擒五百餘人。以功拜樞密使。及卒。贈中書令。諡武襄。青爲人慎密。寡言。其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。行師先正部伍。命賞罰。與士卒同饑寒勞苦。故士皆用命。所向有功。嘗有持狄梁公畫像詣青獻之。以爲青之遠祖。青謝曰。一時遭際。安敢自附梁公。厚贈其人而遣之。其義行尤足多矣。

◎張浚（宋）

張浚字德遠。漢州綿竹人。登進士第。太常寺簿。時金粘沒喝入汴京。欲立張邦昌。浚力拒之。高宗立。遷侍御史。時汪黃二人專權。盜賊蜂起。不上聞。浚直言。金人必來。

請豫爲備。二人笑之。未幾。進川陝。京西諸路制置宣撫使。以便宜黜陟。與劉子羽密謀誅范瓊。衆皆悅服。平苗劉之亂。帝再三慰勞之。尋爲福州都督。趙鼎言於帝曰。頃者張浚出使川陝。國勢百倍於今。浚有補天浴日之功。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。乞召之使居政府。帝遂以浚知樞密院。未幾遷右僕射。浚總中外庶政。每奏對。必言讐恥之大。反覆再三。帝未嘗不改容流涕。事無巨細。必以咨浚。賜諸將詔。往往命浚草之。尋與秦檜不合。遂求去。檜死。陳俊卿力薦之。復起用。時金人大舉入寇。焚采石。煙焰漲天。人戒浚勿輕進。浚曰。吾赴君命之急。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。長江無一舟敢北行者。獨浚乘小舟徑進。帝至建康。浚迎於道左。衛士見浚。無不額手相慶。浚起廢復用。風采隱然。軍民倚以爲重。帝勞之曰。卿在此。朕無北顧之憂。遂令措置兩淮軍事。尋遷江淮宣撫使。封魏國公。孝宗立。手書召浚入。帝改容曰。久聞公名。今朝廷所倚惟公。因賜坐。浚從容言和議之非。勸帝堅意以圖恢復。帝嘉納之。進浚爲樞密使。都督江淮軍馬。浚請帝牽建康。以動中原之心。進兵山東。以爲吳璘聲援。帝每見陳俊卿。問浚動靜飲食顏貌。曰。朕倚魏公如長城。不容浮言搖奪。浚進兵復宿州。中原

震動。帝手詔慰之曰。近日邊報。中外鼓舞。十年來無此克捷。時士大夫主和者。皆議浚之非。帝賜浚書曰。今日邊事。倚卿爲重。卿不可畏人言。而情猶豫。前日舉事之初。朕與卿任之。今日亦須與卿終之。浚乃修飾各處守備。終浚之世。金人不敢逞志。帝對羣臣言。必曰魏公。未嘗斥其名。其見重有如此。志在恢復。而屢爲宵小所攻擊。使賚志以終。亦大可惜矣。然其忠肝義膽。可與日月爭光。如浚者。不但副良將之名。且足爲後人模範矣。

◎劉錡（宋）

劉錡字信叔。德順軍人。瀘州軍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。美儀容。善騎射。聲如洪鐘。宣和間。授閣門祇候。高宗卽位。錄仲武功。錡得召見。奇之。授閣門宣贊舍人。差知岷州。爲龍右都護。與夏人屢戰屢勝。夏人兒啼。輒怖之曰。劉都護來。與張遼威震道遼津。先後一轍。金人歸三京。充東京副留守。節制軍馬。所部軍纔三萬七千人。破金人數十萬於順昌。時金兵益增。錡乃移砦於東村。遣錡將闔克募壯士。夜斫其營。是夕。欲雨。電光四起。見辮髮者。輒殲之。金兵退五十里。錡復募百人以往。或請銜枚。錡笑。

曰無以枚也。命折竹爲器。如市井兒以爲戲者。人持一以爲號。直犯金營。電所燭則皆奮擊。電止則伏匿不動。敵衆大亂。百人聞吹器聲卽聚。金人益不能測。終夜自戰。積屍盈野。兀朮在汴。索靴上馬。不七日至順昌。錡會諸將問策。衆請具舟。全師而歸。錡曰。朝廷養兵。正爲緩急之用。吾軍一動。彼攝其後。則前功盡廢。使敵侵軼兩淮。震驚江浙。則生平報國之志。反成誤國之罪。衆皆感動。曰。惟將軍命。錡又募得曹成等二人。諭之曰。遣汝作間諜。事捷重賞。第如我言。敵必不汝殺。今置汝綽路。錡中遇敵。則佯墜馬。爲敵所得。問我何如人。則曰。太平邊佛子。喜聲伎。朝廷以兩國講和。使守東京。圖逸樂。已而二人佯被執。如言對。兀朮至城下。錡遣耿訓以書約戰。兀朮怒曰。劉錡何敢與我戰。以吾力破爾城。用靴尖趨倒耳。訓曰。劉將軍非但請與太子戰耳。請太子必不敢濟河。願獻浮橋五所。濟而大戰。兀朮曰。諾。錡翌明。果爲五浮橋於河上。敵由之以濟。錡遣人毒穎上流。及草中。戒軍士勿飲。敵人馬饑渴。食水草輒病。錡出奇兵大破之。捷聞。帝喜甚。遷武泰軍節度使。知順昌府。沿淮制置使。旋爲秦檜所忌。改知荆南府。鎮荆南六年。軍民甚安。魏良臣言錡名將。不當遠離。乃命知潭州。

加太尉。復帥荆南府。未幾以病求解兵柄。留其侄汜守瓜州。渡時樞密使義葉問督帥江淮。至鎮江。令錡出戰。錡不從。義不得已。遣李橫與汜督軍渡江。又使人持黃白二幟。登高山望之。戒之曰。賊至舉白旗。合戰。二旗並舉。勝則舉黃旗。是日二幟舉踰時。錡曰。黃旗久不舉。吾軍殆矣。心憤病益甚。發怒嘔血死。贈開封儀同三司。諡武穆。

●宗澤（宋）

宗澤字汝霖。義烏人。有文武才略。令龍游民不知學。澤首建庠舍。設師儒。風俗一變。李綱聞其名。薦爲東京留守。徽宗末。奸人張邦昌等欲害岳飛。澤力救之。得免。後王善率寇十萬犯東京。屢挫官軍。勢張甚。帝乃命澤率五千老弱軍迎之。時澤年已老。歸家謂其子穎曰。今吾年已老。此行必死於沙場矣。吾死。汝當善養汝母。切勿吾念也。言訖。相對涕泣。其子哀甚。願隨父往。澤從之。於是父子二人。率兵往討賊。既遇。見旌旗蔽空。鼓角喧天。敵蜂擁至。澤謂其子曰。汝率軍屯紮在此。吾當單身斬之。言訖。提槍上馬。直入敵軍。卒大破之。旋班師回京。帝嘉之曰。眞老元戎也。自是人皆呼澤爲老元戎。高宗立。金人內侵。直抵京師。李綱挾帝幸牛頭山。時澤病不能起。聞而大

憤高呼渡河者凡三。臨沒詠杜子美詩云。出師未捷身先死。長使英雄淚滿襟。蓋以功名未立而卒。深自痛惜也。諡忠簡。

●韓世忠（宋）

韓世忠字良臣。延安人。風骨偉岸。勇力過人。年十八。以勇敢應募。挽強馳射。勇冠三軍。崇寧四年。西夏騷動。調兵捍禦。世忠亦在遣中。至銀州。夏人嬰城自固。世忠斬關殺敵。夏人大敗。後從高宗南渡。平苗傅劉正彥之亂。旋守鎮江。時金將兀朮率兵犯宋。諸軍皆敗。進攻金陵。逐高宗至臨安。後爲岳飛軍所敗。退至鎮江。世忠先令諸軍各伏險要處。待其至。襄擊之。金兵大敗。世忠復引軍屯焦山。與金兵約期開戰。其妻梁夫人親擊戰鼓。執紅旂指揮。敵南逃。則南指。北逃則北指。世忠依旂來往。金兵不得過。世忠與金兵相持於黃天蕩。踰月。金兵糧將絕。兀朮求會。世忠出。兀朮請退兵。語甚哀。世忠曰。還我疆土。兀朮語塞。退後數日。再求會。世忠復出。兀朮出言不遜。世忠引矢欲射之。兀朮逃去。又越數日。兀朮令軍士開老鶴河。乘流逃去。自是世忠與岳飛。屢與金構兵。奸相秦檜。主和。召飛返而殺之。世忠見事不可爲。亦乞罷。檜遂收

其兵權。爲醴泉觀使。封福國公。自是杜門謝客。絕口不言國事。時乘驢攜酒。遊西湖。以自樂。澹然若未嘗有權位者。自號清涼居士。後封延安郡王。高宗二十一年八月卒。聞者皆涕泣。孝宗立。追封爲蘄王。諡忠武。

◎岳飛（宋）

岳飛字鵬舉。相州湯陰人。家世力農。父和。能節食以濟飢者。有耕者侵其田。割而與之。貰其財者不責償。飛生時。有大鳥若鵬。飛鳴屋上。故名飛。生旬日。會河決。母姚氏抱坐甕中。衝濤及岸。得免。人異之。飛少負氣節。沉厚寡言。尤好左氏春秋。孫吳兵法。年七歲。能作詩。陝西周侗愛其才。盡施其學而教之。年十六。能挽弓三百斤。弩八石。且能左右射。湯陰知縣李春奇之。妻以女。宣和四年。應募擒湘劇賊陶俊等。因功補承信郎。後解東京圍。遷秉義郎。隸留守宗澤。澤奇其才。深愛之。後隸河北招討使張所。所令飛從王彥渡河。至新鄉。金兵盛。彥不敢進。飛獨引所部鏖我。奪其纛而舞。遂復新鄉。明日。復與金兵戰。又敗之。會食盡。詣彥乞糧。彥不許。飛知彥有隙。乃棄所歸。澤澤加爲統制。澤卒。杜充代之。飛居故職。屢有戰功。越二年。賊曹成黃善等合衆五

十餘萬。犯南薰門。飛所部僅八百。衆懼不敢進。飛曰。吾爲諸軍破之。遂上馬左挾弓。右運矛。橫衝其陣。賊大亂。敗之。遂升英州刺史。時金將兀朮。進兵犯杭州。飛引兵迎之。六戰皆捷。擒其將四十餘。察其可用者。結以恩義。不可用者。殺之。越數日夜。縱火焚其營。敵大亂。飛引兵擊之。金兵敗走。時軍中糧絕。將士忍飢。秋毫無犯。金兵相謂曰。此岳爺爺軍也。爭降附之。後金兵分五路。進陷江寧。高宗出奔牛頭山。飛聞之。急引兵往救。與金兵戰十餘次。皆捷。後兀朮引拐子馬。進攻朱仙鎮。飛引步兵數千。手持短刀。第斬馬足。拐子馬相連。一馬仆。二馬不能行。飛復率馬兵擊之。金兵大潰。自是金兵相謂曰。撼山易。撼岳家軍難。聞飛至者。雖壯士亦膽寒矣。飛旣敗金兵。謂其部下曰。吾欲直抵黃龍府。迎還二聖。與諸君痛飲耳。時奸臣秦檜主和。連發十二道金牌。召飛還。飛泣曰。十年之功。廢於一日。乃班師回。諸父老相泣於馬前曰。相公一去。吾等無賴矣。飛亦悲泣。取金牌以示之。及至京師。檜誣以謀反。下獄。飛裸其背。有四大字。深入肌膚。曰精忠保國。後果被害。嗚呼。冤哉。孝宗立。念飛功。追諡武穆。後之爲將者。咸崇拜之。

●岳雲 (宋)

岳武穆長子雲。勇甚。不喜讀書。好談兵。少時。與鄰兒戲。作戰狀。親持木刀指揮。隊伍井然。父奇之。年七歲。入門。見武穆跪祖母姚氏前。雲亦跪其父前。姚氏見雲年幼。憐之。命起立。雲曰。父親不起。孫安敢起。至武穆起。雲始起。其孝如是。高宗南渡後。召武穆禦金兵。武穆乘馬往。雲知之。趨馬前。稟曰。父親此去。殺韃子。不可殺完。待孩兒也來殺。聞者奇之。年十二。有寇五千。來劫其家。家人聞之。咸膽寒。雲獨上馬提鎚。力殺之。寇逃匿。年十三。卽從父出征。每戰必身先士卒。敵見雲至。必相謂曰。此小岳南蠻也。相率遠遁。後從父與金兵戰於牛頭山。有金將金彈子者。勇甚。諸將皆敗。雲不信。與戰八十合。殺之。復奮勇前進。金兵敗走。後與父俱爲秦檜所害。

●張憲 (宋)

岳飛婿張憲。有膂力。善試槍。一日。獨行山中。會飛將施全。運糧返。遇盜魁董先。率衆奪糧。施全與戰。敗走。憲見之。代抱不平。持鎗直前。與董先戰數十合。先敗走。奪其糧還全。全大感謝。引憲見飛。飛大喜。重用之。憲明兵法。每戰必勝。飛愛其才。以女妻之。

後從飛解牛頭山圍。與金兵屢戰屢捷。一夜月色甚明。高宗與李綱登山玩月。良久。遇金將兀朮至。帝大驚。急回馬逃。兀朮趕之甚急。憲知之。急綽鎗上馬出。遇兀朮奮力刺之。中左耳。兀朮負痛逃。憲復殺退金兵。救高宗返。高宗撫其背曰。非將軍。孤已死在番賊之手矣。遂重賞之。憲固辭不受。數年。從飛討金兵於朱仙鎮。憲屢挫金兵。金兵聞憲至。相告曰。此張南蠻也。吾等不可與戰也。其威武如是。時秦檜主和。召飛及憲與飛。子雲。皆還。繫之獄。飛被害。憲亦被殺。棄於市。見者哀之。

●楊再興（宋）

楊再興係楊業之後。勇甚。宋徽宗及高宗皆庸闇。寵奸臣。賢者多歸隱。再興家貧。衣食不敷。遂結合同族數人。守九龍山。落草爲生。見富翁家。則搶劫之。見貧困者。則周濟之。故再興雖爲盜。一方之人。被其澤者。亦不少也。高宗中年。遣岳飛率兵來勦。飛將與再興戰。皆敗。飛慕其勇。欲生致之。乃親自與戰。竟日無勝負。翌日又戰。又無勝負。如是五日。飛憤甚。約期再戰。至期。各出復戰。再興馬忽前跪。遂仆馬下。飛急下馬。扶之起。問曰。將軍肯降否。再興感之。遂降。飛大喜。結爲兄弟。再興引衆投岳飛。飛乃

班師回。至臨安。聞水寇戚方率衆犯臨安甚急。飛遂率師迎之。既遇。再興目請出戰。飛許之。與兵三千。再興率之。往見水寇數萬。蜂擁至。諸軍皆失色。再興持鎗突出。與戚方戰。未久擒之。水寇皆逃匿。再興復殺數百人。執其酋數十人。乃收兵返。飛嘉之。曰。賢弟日擒數十寇。深爲可喜。眞乃蓋世英雄。何愁金人不滅乎。遂封再興爲御前都統制。後從飛平楊么亂。甫平。金將兀朮率兵犯朱仙鎮。勢甚大。飛遂命再興引兵五千爲先鋒。再興奉命往。既遇。見金兵蜂擁至。不下百萬。再興遂令軍士安營。上馬提槍。獨詣金營。連擲四將。金兵四散。再興策馬追之。時大雪未融。誤墮小商河。被射死。飛聞之大哭。以厚禮葬之。

●孟宗政（宋）

孟宗政字德夫。絳州人也。後徙家於隨。自幼豪偉。有膽略。常出沒疆場間。戰無不克。屏藩一方。開禧二年。金將完顏董犯襄郢。宗政率義士。據險邀擊。奪其輜重。宣撫使吳玠奇之。補承義郎。京湖制置使趙方薦其才。遷秉義郎。京西鈐轄。駐劄襄陽。嘉定十年。金人犯襄陽棗陽。方檄宗政與統制扈再興陳祥等禦之。金人來自團山。勢如

風雨。宗政設伏三所。喋血以戰。金兵敗走。尋報棗陽圍急。宗政午發。覘首。遲明抵棗陽。馳突如神。金人大駭。霄遁。方聞捷。大喜。以宗政權知棗陽軍。初。祇事一愛僕。犯新令。立斬之。軍民股栗。於是築隄積水。修治城堞。簡閱軍士。會完顏薩布。擁步騎圍城。宗政與扈再興合兵角敵。歷三月。大小七十餘戰。身先士卒。金人戰輒敗。忿甚。周城開濠。控兵立濠外。飛鋒鏑。宗政厚募壯士。乘間突擊。金人不能支。盛兵薄城。宗政隨方力拒。已而率諸將出戰。金人奔潰。以功遷武德郎。旋金帥完顏鄂和。擁步騎薄城。宗政囊糠盛沙。以覆樓棚。列甕瀦水。以隄火。募砲手擊之一砲。輒殺數人。金人運芻葦直抵樓下。欲焚樓。宗政先毀樓掘深坑。防地道。創戰棚。防城隕。穿以阱。才透。卽施毒烟烈火。鼓譟以熏之。金人窒以溼氈。折路以剗土。城頽樓陷。宗政撤樓益薪。架火山以絕其路。列勇士以長鎗勁弩備其衝。距樓陷所築偃月城。翼輔正城。金人摘強兵披厚鎧。氈衫鐵面。而前。又溼氈濡革。蒙火山。擁雲梯。徑抵西北圓樓。登城。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。殺之。敢勇軍自下夾擊。金兵墜死者無算。相持八十餘日。扈再興會師來戰。宗政自城中出擊。內外合勢。士氣大振。賈勇入金營。自晡至三更。殺三萬餘。

人捷聞。升武功大夫。自是威振境外。金人嚴憚之。呼爲孟爺爺。尋升右武大夫。團練防禦使。宗政治軍。功必賞。罪必罰。好賢樂善。出於天性。死之日。邊城爲罷市慟哭云。

◎扈再興（宋）

淮人扈再興者。字叔起。豪士也。有膂力。善變機。衡山趙方奇之。推誠擢任。再興乃効力於麾下焉。每戰。輒披髮肉袒。徒跣。揮雙刀。奮呼入陣。所向披靡。未嘗敗北。寧宗嘉定十年。金人犯襄陽。棗陽。再興與宗政陳祥等禦之。分三陳設伏以待。既至。再興中出一陣復却。金人奮逐。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。金人三面受敵。大敗。血肉狼籍山谷間。旋圍棗陽。再興於宗政合兵角敵。七十餘戰。輒奮勇爭先。以故士卒樂從。戰無不克。金人稱長勝將軍焉。無何。金復大舉圍棗陽。再興與許國引兵三萬餘。分二道出攻唐鄧。計直搗其虛。使解圍自去。比至唐鄧。焚其城柵糧儲。時金已頓兵八旬餘。再興乃還。併東道師而隸於己。約宗政合戰。進敗金人於灤河。又敗之於城南。城中兵出。內外夾攻。金兵大潰。獲資糧器甲不可勝數。追至馬磴寨。火焚其城。入鄧州而還。自是金人震恐。不敢復窺襄漢矣。再興復以金人屢敗。必將同時並攻。當先

發以制之。遂帥師六萬分道而進。擒斬無算。當金人之破黃州。下蘄州也。師徒饒勇。勢如風雨。再興忿然曰。丈夫生世。分當死國。不殲逆虜。誓不回也。遂率所部。邀擊金兵於天長。敗之。及趙方卒。再興死之年四十許云。

●耶律楚材（元）

耶律楚材。字晉卿。遼之後。履之子也。生三歲而孤。母楊氏教之學。聞一知二。及長。博涉羣書。旁通天文地理。律曆術數。及釋老醫卜之說。下筆爲文。若宿構者。初仕金。元太祖既定燕都。聞其名。召見之。謂曰。遼金世讐。我爲若報之矣。楚材曰。臣祖父以來。嘗北面事之。旣爲臣子。豈敢復讐君父耶。太祖重其言。處之左右。日見親用。從入西域。屠蔑里城。滅回回國。進掠忻都。至鐵門關。見一獸。馬尾鹿形。綠色而獨角。作人言。謂侍衛曰。爾主宜早還。太祖怪問之。楚材曰。此獸名角端。解四方語。好生惡殺。此天降符以告陛下。願輕殺伐。以承天心。而全民命。太祖卽日班師。從下靈武。諸將爭取子女玉帛。楚材獨收遺書。及大黃藥材。旣而士卒病疫。服大黃輒愈。全活甚衆。時中原新定。長吏皆自專生殺。甚至孳人妻女取貨財。兼土田。楚材奏請州郡非奉璽書。

不得擅自徵殺。囚當大辟者。必待報。違者罪死。於是貪暴之風大戢。燕多劇賊。明指富家。索取財帛。不與則殺之。事聞。使楚材往治之。與中使俱。楚材察知賊魁名。盡捕下獄。其家賂中使將緩之。楚材不可。獄具。戮十六人於市。燕民始安。太祖嘗謂楚材天資英邁。可委以軍國事。太宗時爲中書令。凡蒙古陋風。悉爲改革。有儒將風焉。及卒。贈太師。追封廣寧王。謚文正。

●徐達（明）

徐達子天德。濠州人也。少有大志。剛毅武勇。初爲郭子興部將。後歸太祖。從太祖南略定遠。破元兵於滁洲。復用計取和州。渡江拔采石。取太平。擒元將陳瑄。先從下集慶。尋拜大將。率諸軍攻鎮江。拔之。號令明肅。城中晏然。以功授統軍元帥。時張士誠據常州。以舟師攻鎮江。達敗之於龍潭。遂圍常州。達以敵狡而銳。未易力取。乃設二伏以待。大敗。進克之。進僉樞密院事。明年從伐漢。取江州。進中書右丞。翌年。與陳友諒會於鄱陽湖。達身先諸將。友諒敗死。太祖稱吳王。以達爲左相國。復引兵圍廬州。克其城。下江陵。辰州。衡州。寶慶諸路。於是湘湖悉平。旋引兵渡江。克高郵。破淮安。進

破安豐。獲元將忻都。大破元師於徐州。於是淮南北歸心焉。師還伐吳。達爲大將。將舟師二十萬。直薄湖州。敵三道出戰。達分三軍應之。別遣兵扼其歸路。敵旣敗。不得入城。乃還戰。復大破之。士誠遁。湖州降。進圍平江。分就各門築長圍困之。旣而城破。執士誠。傳送應天。城之將破也。達令將士曰。掠民財者死。毀民居者死。離營二十里者死。以故吳人安堵如故。師還。封信國公。尋拜征虜大將軍。北取中原。師行克沂州。嶧州。莒密海諸州。洪武元年。以達爲右丞相。引舟師溯河趨汴梁。守將或走或降。勢如破竹。遂擣潼關。西至華州。更事北伐。水陸並進。大敗元兵於河西。進克通州。元順帝率后妃北去。達之爲將也。令出不二。諸將奉持凜凜。尤善拊循。與下屬同甘苦。士無不感恩效死。以故所向克捷。後卒於北平。追封中山王。明初功臣之得令終者。達一人而已。

◎常遇春（明）

常遇春字伯仁。明懷遠人也。貌奇偉而勇力絕人。尤猿臂善射。性仁俠。好施與。喜作不平鳴。初爲盜。後歸太祖。自請爲先鋒。弗許。及兵薄牛渚。元兵陣磯上。舟距岸且三

丈餘。莫能登。遇春飛舸至。奮戈直前。敵接其戈。乘勢躍登。大呼跳盪。元軍披靡。諸將乘之。遂拔采石。進取太平。授先鋒。進總管都督。時將士妻子輜重皆在和州。元蠻子海牙復以舟師襲據采石。道中梗。太祖自將攻之。遣遇春多張疑兵。以分敵勢。既戰。遇春操輕舸。衝海牙舟爲二。左右縱擊。大敗之。盡獲其舟。江路復通。乃從徐達取鎮江。進取常州。吳兵圍達於牛塘。遇春往援。破解之。擒其將。進統軍大元帥。從達攻寧國中流矢。裹創奮鬪。克之。遂下池州。取婺州。復破漢兵於九華山。進僉樞密院事。太祖迫友諒於江左。遇春留守用法嚴。軍民肅然。無敢犯者。旋取安慶。乘勝取江州。進行省參知政事。從援安豐。左右軍皆敗。遇春橫擊其陣。三戰三破之。乃會師伐漢。遇於彭蠡之康郎山。友諒驍將張定邊直犯太祖舟。舟膠於沙。幾殆。遇春射之中焉。舟得脫。轉戰三日。縱火焚漢舟。湖水盡赤。友諒敗死。太祖卽吳王位。進遇春平章政事。尋會師武昌。盡收荆湖地。並取廬州。下吉安。降贛州。諭降南雄韶州。拜副將軍。敗吳師於太湖。破閩門入吳。進中書平章軍國重事。洛水之役。元兵五萬。遇春單騎突陣。敵二十餘騎攢刺之。遇春發矢。殪其前鋒。大呼馳入。麾下壯士從之。敵大潰。追奔

五十餘里。旋逐元帝。班師次柳河州。暴疾卒。年僅四十。與徐達並稱名將。嘗自謂能將十萬衆。橫行天下。故軍中又稱常十萬云。

●戚繼光（明）

明將戚繼光。字元敬。定遠人也。與俞大猷譚綸齊名。幼魁偉。舉止異凡兒。好孫吳兵法。長善練兵。紀律嚴明。曾以臨陣回顧。斬其長子。嘉靖中年。倭寇猖獗。天下騷然。自浙東南下。蹂躪閩省。尋陷興化。焚掠一空。移據平海衛。時繼光官副總兵。將浙兵破倭於橫嶼。乃與俞大猷劉顯會師。援閩。繼光自將中軍。顯左而大猷右之。合攻賊於平海。繼光先登。左右軍繼之。斬首二千餘級。倭遁去。遂復興化師。復進。連敗之。於是東南得安枕矣。無何。鎮薊門。永平山海等處。建敵臺千二百座。臺高五丈。睥睨四達。虛中爲三層。臺宿百人。鎧仗糗糧具備。精堅雄壯。二千里聲勢聯接。又立車營。每車一輛。用四人推挽。戰則結方陣。而馬步軍處其中。製拒馬器。以遏寇騎衝突。至火器先發。稍近則步軍持拒馬器。排列而前。間以長鎗箠。寇奔則騎兵逐北。又置輜重營。隨其後。而以南兵爲選鋒。入衛兵主策應。本衛兵專戍守。節制精明。器械犀利。薊

門軍容。遂推諸邊冠焉。繼光在鎮十六年。邊備修飭。朶顏察克圖曾帥師入犯。繼光擊敗之。擒其將帥。乃納款請降。自是威震中外。累官至太子太保。當國大臣如徐階。高拱。張居正輩。先後倚任之。居正尤事與商榷。動無掣肘。尋調任廣東。悒悒不得志。逾年。謝病歸田。居三年卒。所著練兵事實及記效新書等。爲兵家所遵用焉。

鄭成功（明）

鄭成功初名森。字大木。後事唐王。賜姓朱。改名成功。南安鄭芝龍之子也。天啟時。芝龍據海島爲盜。然好施與。閩中洊饑。求食者多歸之。勢張甚。屢敗官軍。旋受明之招撫。封南安伯。擁唐王圖恢復焉。成功生而風骨秀異。志氣英爽。不羣。好左氏春秋。及長。博覽羣書。凡天文地理。以及六韜三略。曆數醫卜之學。無不旁通。以父之不軌於正也。數泣諫。且謂大丈夫生世。當建功立業。福國利民。若自豪草澤。陷千百健兒於無父無君之罪。則是盜跖之徒耳。上辱先人。下貽千載之羞。烏可哉。父乃感悟。未幾。唐王敗。芝龍降清。成功痛哭而諫。不聽。拔劍誓曰。國破君亡。河山淪陷。身爲明臣。義不受辱。先帝有靈。願提一旅。喋血虜廷。匡復漢室。嗚呼天乎。實鑒此心。乃慨然去。儒

服遁入廈門。募兵勤王。進據南澳。桂王封爲延平郡王。招討大將軍。命將水軍。屢攻閩浙沿海。旋率十七艦蔽江而上。破瓜洲。陷鎮江。直抵江寧。東南各省。聞風響應。軍威大振。會兵敗。退奪荷蘭人所據之臺灣。以爲根據地。內修兵備。定法制。興農業。建學校。明之遺臣多歸焉。外又通使非列賓及西班牙總督。樹海上聲援。及卒。軍民號哭。如喪考妣。成功以一介儒生。值明社坵墟。乃能以武功自奮。其志氣才略。實有大過人者。惜明事難爲。與諸葛公星隕祁山。宗澤連呼渡河。同遺憾事。悲夫。

◎年羹堯（清）

年羹堯字雙峯。廣寧人。康熙進士。累官川陝總督。撫遠大將軍。定川邊。征西藏。平青海。以功封一等公。征青海日。營次。忽傳令云。明日進兵。各人攜板一片。草一束。軍中不解其故。比次日。遇塌子溝。令各將束草擲入。上鋪板片。師行無阻。蓋番人方倚此爲險。不意清兵驟至也。遂破其巢穴。征西藏時。一夜漏三下。忽聞疾風西來。俄頃卽寂。年急呼某參將。領飛騎三百。往西南密林中搜賊。果盡殲焉。人問其故。年曰。一霎而絕。非風也。是飛鳥振羽聲也。夜半而鳥出。必有驚之者。此去西南十里。有叢林密

樹宿鳥必多。意必賊來潛伏。故鳥羣驚起也。其兵法之靈變。誠不愧爲一時名將。然性極嚴厲。一言之出。部下必奉令唯謹。嘗輿從出府。值大雪。從官之扶輿而行者。雪片舖滿手上。幾欲墜指。年憐之。下令曰。去手。蓋欲免其僵凍也。從官未會其意。竟各出佩刀自斷其手。血涔涔徧雪地。年雖悔出言之誤。顧已無可補救。其軍令之嚴峻。有如此者。世宗性猜忌。以年功高。日夜思殺年。命交將印於岳鍾琪。年遲二日始付。出其幕僚有勸其叛者。年默然久之。夜觀天象。浩然長歎曰。事不諧矣。始改就臣節。至下獄賜死。人多悲之。

岳鍾琪（清）

岳襄勤公鍾琪。字東美。號容齋。其先湯陰人。宋忠武王飛二十一世孫。十七世遷蘭州。祖鎮邦。移居臨洮。遂家焉。父敏肅公。生子四。公其仲也。生而駢脅。目光炯炯。四射。魁奇沉雄。寡言笑。兒時好布石作陣。進退羣兒。頗有法。識者知其非凡器。康熙五十八年。公從大將軍允禔征西藏。奮勇當先。賊中嘿喇嗎者。號萬人敵。公以計手擒之。藏地遂平。授四川提督。未幾。公奉命征青海。將兵五千。冒險深入。斬賊八萬有奇。獲

器械無數。至桑駱海。紅榴蔽天。目望不極。乃班師。錫三等侯。雍正六年。準噶爾不靖。上築壇關中。拜公爲寧遠大將軍。以調度失宜。落職。放歸田里。構小園於百花堂北。時手一編。吟嘯自適。乾隆十三年。金川酋長沙羅奔等叛。起公四川提督。統兵進剿。大破之。賊懼欲降。又恐見誅。負固未決。公單騎往說。從者十三人。傳呼直入。羣苗裹甲服道左。公目賊酋。掀髯笑曰。爾等猶識吾耶。皆驚曰。岳公也。伏地羅拜。遂降。凱旋時。賞紫禁城騎馬。命西征近侍。寫公像於南書房。加太子少保兵部尙書。賜號威信。

●阿桂（清）

文成公阿桂。字廣廷。號雲巖。姓章佳氏。滿洲正藍旗人。賜入正白旗。生而沉靜端重。好讀書。官兵部尙書。直軍機處。左遷員外郎。時金川土司屢擾邊境。文成奉命出師。立功絕域。將材相業。冠絕一朝。相傳公在行營。每軍務倥傯。帳中獨坐。飲酒吸淡芭菰。秉燭竟夜。或拍案大呼。或嗇然長嘯。拔劍起舞。則次日必有奇謀。尤善拔擢人才。每散僚卒伍。一二語卽知其器識。輒登薦牘。故人咸樂爲用。嘗識興奎於軍校。奇其狀貌。令攻某寨。卽日授副將。海超勇權奇自負。同時無一當其意。獨服公驅使。辱罵

惟命。遇他帥雖禮下之。恆不樂爲用。文成真長於撫馭之術矣。其征金川也。安營已定。忽傳令遷移。諸將以天晚力阻。公隨發令箭云。違者立斬。合營雖從之。而不免怨誹。迨昏夜大雨。前此營基水深丈餘。幾爲漂沒。咸詫爲神奇。公曰。我有何異術。特見羣蟻移穴。知地熱將雨耳。夫文成此舉。不難於先見。而難於實言。稍有權術者。必又以爲遁甲奇門矣。而文成則坦懷相示。不尙狡詐。洵名將中之富有義行者也。嗚呼。可以風矣。

●海蘭察（清）

超勇公海蘭察。爲乾隆朝第一名將。邊功將略。彪炳一時。無待贅言矣。其行軍之法。實由天授。有爲自古名將所未嘗到者。自結髮從戎。每臨陣。微服率數十騎。繞出賊後。知何處有瑕可蹈。輒衝入賊隊。左右疾射。使其陣亂。而揮兵乘之。故其戰無不勝。攻無不克。又能望雲氣。決賊勢之盛衰。此戰之勝負。察山川脈絡。知安營汲水之宜。聽地窖。識賊馬之多寡。驗馬矢料敵去之遠近。卽倉猝間。手彈弓弦。亦能預測利鈍。以故進必殲敵。退亦全師。操縱神奇。不可殫述。魏氏聖武記。稱天生海公。以成就福。

康安之功名。斯言信哉。

●花連布（清）

花連布滿洲人。以世職。洊至南籠鎮總兵官。性質直。與人交有肝膽。幼讀左氏春秋。及孫子兵法。故熟於行陣殺敵之法。值銅仁紅苗殺官吏反。福康安以總督進剿。檄公隨營。素稔公勇。令首先解永綏圍。公率百餘騎長驅直入。破燬苗寨數十。苗人皆烏合衆。未見大敵。大驚曰。天人神兵至耶。何勇健乃爾。因遠相奔潰。永綏之圍立解。時公衣豹皮戰裙。故苗人呼之爲老虎。福全軍至。令公結一營。當大營前。禦賊。悉以剿事委之。福日置酒宴會。或雜以歌舞。公則晝夜巡徼。饑不及食。倦不及寢。苗匪既知福持重不戰。乃獸駭豕突。或一日數至。公竭力堵禦。賊已退。乃敢告福。知如此百晝夜。鬚髮盡白。而旁有忌其功者。互相掣肘。故不及成功。小竹山賊匪叛。黔督勒保檄公督兵往剿。公禦賊山梁上。轉戰益奮。中鳥鎗三。墮入深澗中。詬罵不絕口。賊欲鉤出之。乃自立轉入巖石中。折頸而死。事定。諸將弁百計出其屍。顛骨皆寸寸斷矣。噫。慘哉。

楊遇春（清）

楊遇春字時齋。崇慶人。舉乾隆四十四年武鄉試。官至陝甘總督。封一等昭陽侯。賜紫禁城騎馬。從征教匪。身經百戰。無不克捷。大抵親冒矢石。或寇翎皆碎。或袍袴皆穿。未受毫髮傷。蓋亦勇矣。治軍數十年。未嘗妄殺一人。威名震海內外。予告年逾八十而薨。臨終。自知死期。會四川總督同安蘇廷玉往訪之。公出見。手交遺摺。託其代奏。時固無恙焉。蘇公不得已。帶之歸。公卽於是夕逝世。豈非生有自來者耶。公身長七尺。氣宇軒昂。而于思滿面。故時皆呼爲楊鬚子。仁和馬履泰有楊鬚子歌。人奇而詩亦甚奇。讀之覺公之精神意氣。猶躍然紙上也。其詩云。賊怕楊鬚子。賊怕鬚子走。脫趾不怕白鬚大尾羊。只怕黑鬚楊難當。賊正倉皇疑未決。瞥見鬚子擲身入。刀嫌太快矛太尖。只使一條鐵馬鞭。逢人搗人馬搗馬。血肉都成甕中鮓。須臾將士風湧波。縱橫步騎從一騾。賊忽乘高石如雨。鬚子鞭已空中舉。賊忽走險奔如蛇。鬚子騾已橫道遮。森森賊寨密排壘。鬚子從外陷其內。重重賊隊圍如帶。鬚子從內潰其外。鬚子鞭驟繞賊走。吞賊胸中已八九。瞋目一叱鬚槎枒。賊皆撲地爲蟲沙。相傳失路

曾問賊。賊指間道。教鬚出。賊寧不怨鬚。子鞭。頗聞鬚子爲將賢。鬚子待士如骨肉。蟻大功勞無不錄。拔擢真能任鼓擊。拊循含淚吮瘡。瘻。噫。嘻。賊中感服。尙如此。豈有軍官肯惜死。生氣勃勃。彷彿聽鼓擊之聲。而思將帥之臣矣。旣卒。贈太子太傅。兵部尙書。諡忠武。

●劉松山（清）

劉松山字壽卿。湘鄉人。本賈人子。初從曾國藩軍。碌碌無短長。一日破敵。諸將爭逐之。松山冷然曰。此殘寇也。奚足追哉。山途多險。設遇埋伏。先自喪師。得不償失。唯當乘勝攻其正軍。國藩聞而奇之。降執其手曰。君之言誠然。他將不能道。吾愧知君之晚。遂令自統一軍。號壽字營。自是謀定乃戰。戰無不克。當日湘軍中多其前輩。而勇略無有出松山右者。征捻。駐軍光汝間。與劉銘傳不相能。左宗棠亦三疏乞其軍。得旨令從征陝甘。關中平。以功晉輕車都尉。世職。出攻洮隴。一日迷途。爲回所乘。力戰死。事聞。贈太子少保。諡忠壯。時曾左有違言。而宗棠尤有虛矯名。諸將皆不願爲之用。獨松山慷慨赴之曰。帥不同而殺賊。捍國則同也。其所見固加人一等矣。旣沒。宗

棠感其義。悼泣成疾。或謂宗棠天性涼薄。而卒爲壽卿至誠所感。古人所謂大愚格大姦。蓋不謬也。

●羅思舉（清）

羅壯勇公思舉。四川東鄉人。少亡賴。數行竊。令捕之。杖斃棄之野。中夜而蘇。匍匐至一老嫗家。嫗憐而周之。乃改行。投身軍營。饒勇冠絕儕輩。遂歷保至專閩。封子爵。當趙金龍之亂。羅受命與總督盧公坤往平之。賊已困。將擒矣。時宣宗以尙書宗室禧恩來督軍。未至。諸將議待禧至而後動。羅曰。圍久師怠。賊必遁。糜帑可惜。遂違衆一戰。殲賊且盡。禧爲親信重臣。督撫以下。皆降屈爲禮。怒羅之不待也。盛氣凌之。羅不爲屈。且面折之曰。諸公貴人多顧忌。羅思舉一亡賴耳。受國厚恩。至提督。惟以死報。不知其他。禧雖怒而無如之何。羅每對人言生平作賊事不少諱。並請文人歷敘其事。洵奇男子也。旣身列戎行。征白蓮教。平永州苗。功勳彪炳。爲嘉道間赫然名將。噫。可以風矣。

●左宗棠（清）

左文襄公宗棠。字季高。湖南湘陰人也。少負奇氣。有大志。欲因時建非常功。道光壬辰舉於鄉。陶文毅公澍延爲賓客。與論事如燭照。數計辨。口若懸河。文毅驚歎曰。天下奇才也。遂與締姻。咸豐初。巡撫張亮基禮辟公。駱公秉章代爲巡撫。尤倚公如左右手。察吏治軍。惟公言是聽。屬僚以事上白駱公。則曰問季高先生。公可亦可。公否亦否。湖南由此致富強。洪楊事起。曾國藩奏公剛明耐苦。曉暢戎機。假以事權。必能報効。賞四品京堂。命募軍東征。十年秋。公提五千人由江西轉戰而前。所向克捷。後又平陝甘。定天山南北路。累官總督。拜東閣大學士。公剛毅強果。已屆耄年。精力不衰。雖日歷兵間疾苦。未嘗以况瘁形於顏色。邊塞苦寒。雪壓行帳。擁絮著緇。據白木案。手披圖籍。口授方略。自朝至夕。不遑暇食。軍事旁午。官書山積。日必次第治理。待遇將士。開誠布公。不尙權術。雖貪夫悍卒。一經駕馭。罔不帖然。副將某在麾下。頗能用命。後至江西。朱久卽伏法。公聞而歎曰。若始終屬我。何至亡其首領。公雅喜自負。與友人書。恆末署老亮。蓋以諸葛自況也。其在甘肅時。盛夏無事。解衣臥榻上。自摩其腹。一材官侍側。公顧之曰。汝知此腹中所貯何物。材官曰。燕窩魚翅也。公笑曰。惡。

是何言。材官又曰。然則鴨子火腿耳。公乃大笑而起曰。汝不知此中皆絕大經綸。耶。材官茫然。出語同曹曰。何等金輪。能吞諸腹中。況又爲絕大者耶。聞者捧腹不置。公戡定西陲。功名赫奕。當其排衆議。揣夷情。決勝算。我戰則克。何其智且勇也。語曰。非常之功。必待非常之人。偉矣哉。

◎彭玉麟（清）

彭玉麟字雪岑。湖南衡陽人。幼失怙。事母以孝聞。外祖母居懷寧。無子孫。公時恃傭書爲活。歲不足衣食。以太夫人憂念艱難。跋涉往返五千里。迎至衡陽。太夫人得奉母終天年。所謂孝思不匱者也。鄒夫人以樸拙失姑愛。終身無房室之歡。自太夫人卒後。遂不相面。洪楊軍起。曾國藩治水師於衡陽。公與楊載福分統之。轉戰長江各省。所至有功。及總領全軍。軍餉無所出。不以煩公家。前後惟領銀十七萬兩作鹽本。軍餉外所應得公費。悉出以佐義舉。生平所散財。不知凡幾。對於朋友。協和羣帥。煦煦。未嘗有傾軋驕倨之心。方盛年時。有氣陵之者。必勝之而後已。其後望重。人皆推敬。亦深自歛抑。晉接文士。尤能折節。惡浮華。厭絕饋遺。治軍廣東時。士民

恐餉不繼。共輦銀十七萬送軍中。謝不受。治軍嚴肅。恆得法外意。所誅者必可以正民俗。有湖北忠義營副將譚祖綸者。誘匿其友張清勝妻。清勝訴之營將。州縣皆爲祖綸地。置不問。因訴於公。公得清勝詞。爲移總督。先劾祖綸。且遣清勝赴武昌質之。詔公與總督卽訊。祖綸令人微伺清勝於輪船。擠之溺水死。餌其妻劉氏及妻父母反其獄。總督昌言誘姦無死罪。謀殺無據。公揣祖綸根據盤固。不可究詰。適總督監臨鄉闈。卽驟至武昌。檄府司提祖綸至行轅。親訊。忠義營軍領營往觀。祖綸至。佯若無事。公數其情事。支離狡詐。及謀殺蹤跡。祖綸伏罪。引令就岸上正軍法。一軍大驚。然已無所及。夾江及城上下觀者數萬人。歡叫稱快。故公之所至。老幼瞻迎。長江聞其名。肅然相戒。牧令輯其隸役曰。彭宮保至矣。其威聲如此。累官兵部尙書。卒諡剛直。

●楊岳斌（清）

楊岳彬初名載福。字厚靈。湖南善化人也。咸豐三年。以外委帶湘鄉練勇。曾國藩治水軍。拔爲營官。岳州之敗。水陸潰散。獨公一營拒戰。始得收聚衆軍。湘潭陸軍克捷。

公率二營助戰。焚寇舟數百。寇溺死以千計。湘潭城遂復。其時水軍別攻賊於靖江。敗還。省城大震。得湘潭捷書。至乃大定。國藩重整水軍。四年六月甲午渡湖。公與彭玉麟爲前鋒。彭公伏船君山。公伏船雷公湖。鈔寇連戰皆勝。進屯南津。寇來攻。敗之。追奔七十五里。自是寇不復上。復攻雷鼓臺。賊依崖自保。進攻多傷。軍情大恐。公曰。賊衆我寡。非冒死出奇不得。免。乃躬乘三板直衝寇屯。擊沈賊舟無算。自此以勇略名。尋復武昌漢陽。大破田家鎮。於是湘軍水師天下聞名。未幾。武昌漢陽復陷。五年五月。會屯兵金口。屢破賊。六年。進屯沙口。沙口距武昌下游三十里。公募壯士。駕千石大船。實硝磺蘆荻。施火線。衝入賊屯。自是賊舟能戰者。皆化成灰燼矣。武漢二城同時克復。又復武昌縣及黃蘄。焚鄔穴龍坪小池諸寇舟。奪大小戰船五十八艘。七年八月。拔小池口。九月。克湖北。奪小孤山。攻彭澤。復洞庭。江南肅清。十年。克安慶。同治二年。克九洲洲。萬餘寇無一脫者。獲馬三百餘匹。三年。公駐金陵。控長江南北。當是時。浙江寇西竄江西。清廷命公督師江西。兼防皖南。未幾。拜陝甘總督之命。在任二年。乃引疾歸。光緒十年。法人擾粵。起公幫辦軍務。公率師入閩。由泉州渡台灣。與

巡撫劉銘傳籌戰守。和議成。還湘。後八年卒於家。謚勇愨。

◎張國樑（清）

張忠武公國樑。字殿臣。初名嘉祥。廣東高安人。美秀而文。恂恂如儒者。然喜任俠。跡弛不羈。年十五。之粵西。從其叔父學賈。顧心弗喜也。日與輕俠惡少年游。其黨有爲土豪所困者。嘉祥往助之。殺人犯法。官捕之急。遂投入盜藪。盜魁奇其貌。以女妻之。女嫌其疏賤。不可。盜魁欲拔爲己副。其黨又不可。居久之。每出劫。必倍獲。抗官軍。必告捷。於是羣黨皆驚服。一日。山中糧匱。因往劫越南邊境。名爲借糧。越南人驅象陣來禦。盜馬皆奔。嘉祥使其黨捕鼠數百。明日復戰。擲鼠於地。縱橫跳跟。象見之。皆懼。服不敢動。遂獲全勝。大掠而歸。頃之盜魁沒。羣黨以嘉祥能。遂推爲魁。嘉祥有衆萬人。以兵法部勒之。與之約曰。凡劫官商。毋得殺人。財貨必留還十之一。俾得爲商之資本。官民之旅費。旣而官軍討之。山中倉猝無兵器。嘉祥命衆以竹竿禦之。戰益久。則愈削愈銳。以刺人。無不死。且傷者。又獲大捷。然兵吏爲所執者。皆禮而遣之。且具書自陳。不得已爲盜狀。苟蒙赦宥。願盡死力。及洪秀全起於金田。遣使招之。嘉祥拒

不往。曰：吾之爲盜，非得已也。豈肯爲亂者哉！向忠武公榮提軍廣西，使紳士朱琦爲書招之。嘉祥約官軍壓其巢，出禦而僞敗，乃悉招山中財物散遣其黨，使歸爲良。而自降於希政，使勞崇光軍前，改名國樑，得旨賞千總銜，歸向公差遣。由此戰必爲士卒先，威名聞天下。嘉祥年十八而作盜魁，二十八而折節從軍，爲國虎臣。三十八而致命遂志，生平大小數十百戰，善以寡擊衆，每出己意，坐作進止，率與古兵法暗合。謀勇兼優，誠良將也。

●張玉良（清）

與張國樑同統江南大營，而戰功與之齊名者，厥惟張軍門玉良。玉良，四川人，由行伍從向榮自廣西轉戰至金陵，積官至廣西提督，爲人短小精悍，驍勇善戰，威名甚著。咸豐庚申，杭垣被圍，玉良奉檄往援，至則杭城已失，玉良以三十騎乘城而上，旣登，則周麾而呼曰：大軍至矣！賊狼狽奔逃，不費一矢。杭城遂復，於是聲望大振。浙省倚之若長城，未幾金陵告急，檄之回救，杭人留之，幾於攀轅臥轍。玉良以令嚴不敢少止，竟率師去。中途聞金陵已陷，蘇常均不能守，仍返杭，以所部不能歛戢，頗不利。

於衆口。且有詆其通賊者。玉良曰。我以一走卒蒙拔擢。官至一品。花翎黃馬褂。皆邀異數。就令降賊。安能如此。此時亦不必辨。正當一死報國。明吾心耳。久之。杭州被圍。玉良駐師江干。餉援俱絕。衆無鬪志。玉良志氣銳厲。每日出隊擊賊。出必珊瑚冠黃馬褂。以自表異。時陳子壯避居富陽。會掉小舟往見之。以高敖曹旗蓋爲戒。玉良慨然曰。力竭勢窮。杭城必失。我軍必潰。與其草間求活。孰若先死於行陣之得所哉。會報賊出隊。卽麾衆持矛而去。陳知其志在必死。太息而歸。越數日。果爲賊礮攢擊。折其左股。昇至營。以軍事屬總兵況文榜而瞑。玉良歿三日。中夜士卒忽聞號令出隊殺賊。一軍驚起。開營欲出。忽悟其死。皆大驚痛哭。亦奇聞也。

◎陳國瑞(清)

陳國瑞應城人。以鄉勇禦髮匪於鄂豫間。勇邁無敵。衆以鐵桿目之。後爲僧格林沁翼長。頗著戰績。以功擢至提督。部下將校皆其養子。偶有逃者。人謂匪漕督吳棠靡中國瑞往搜之。棠懼甚。遠遁他鄉。以是疆臣皆側目。迨僧格林沁戰死。從將多獲罪去者。去者去。斬者斬。國瑞獨以驍果留軍。曾國藩至。爲檄數其罪。凡數千言。國瑞改容謝。

之人服其能改過。後與劉銘傳積不相能。國藩且疏劾之。降爲都司。罷軍後。卽家居。淮陽間。日共李世忠爭。國藩再劾之。遂罷職。未幾。奕譞知其能力。薦之。起爲二等侍衛。不久仍罷歸。坐詹啓綸案。遠戍黑龍江。後釋還。復侍衛。尋卒。國瑞臨陣。勇往直前。身先士卒。其生平戰績。近人筆記。多敍及之。子澤霖。以山西知府。從榮祿將武衛中軍。擢至江西臬司。遇外兵。卽易裝遁去。因循畏縮。較乃父之英邁。相去逕庭矣。

●胡林翼（清）

胡林翼。字貺生。號潤之。河南益陽人。少負才氣。弗甚措思。道光乙未。舉鄉試。明年成進士。選庶吉士。授編修。庚子秋。爲江南副考官。因事降一級。調用。旋丁父憂。服闋。納資。改知府。發貴州。署安順府事。安順匪徒。聚衆爲奸。民以爲患。林翼率健卒捕之。年餘。獲巨盜三百有奇。一郡肅然。咸豐元年。補黎平知府。捕獲劇盜六名。人民感其德。賜以酒食。林翼詳詢民情。及各處地勢。令相連爲堡。立正團長排長等職。使禦盜賊。旋調湖北按察使。時有洪楊亂。林翼會國藩軍大破之。越十餘年。得病頗重。中夜令左右扶病起立。翹望京師。輒涕泣。因是病勢益劇。然猶終日危坐。考求兵事。吏事。

之要。汲汲施行。顧左右而嘆曰。聞道苦晚。今稍有所見。而不及行者尙多。卒以用心過度。服藥罔效。而卒。諡文忠。

●譚碧理（清）

譚碧理。湖南人。隸左宗棠軍。自束髮從戎。至於功成。未嘗小挫。衆稱爲福將焉。碧理善飲。日飲燒酒至三十盞。醉而愈勇。故自稱酒中仙。一夕獨飲帳中。至數盞。家人茫然來。碧理叩其故。曰。屋中火起。且有盜至。盍出走。碧理笑曰。火安能燒酒中仙哉。盜安能劫酒中仙哉。言已。飲自若。未幾。家人復來。告曰。火起矣。盜至矣。碧理不之顧。飲自若。移時。家人又告曰。火果起矣。盜大至矣。盍遠遁乎。碧理乃挾刀立門外。須臾。盜果蜂擁至。約千餘人。碧理冒火出。舞刀殺盜。盜莫敢禦。死者大半。餘皆奔走。噫。以一人勝千餘人。可謂勇矣。

●楊玉科（清）

湖南人。楊玉科。字雲階。父以開礦入滇。遂家鶴慶。杜文秀聞其武勇。求爲左衛副招討。畧蒙化。順寧。晉龍威將軍。旋以文秀漸驕。封賞不至。遂去之昆明。岑毓英聞其名。

親往訪之。奉以珠禮。玉科感其誠。往投之。毓英舉爲游擊。昇以六營。令爲先鋒。左右曰。是新至者。心叵測。惡可使爲導。且資之重兵。玉科亦不自安。乞以偏裨從大軍進。毓英曰。吾恨不能以吾位讓汝。彼區區者。何足言。遂戒其下曰。有言玉科長短者。罪至死。於是衆不敢再謗玉科矣。玉科深感其恩。誓以死報。浹旬而破楚雄。盡收姚趙諸邑。圍大理。文秀仰藥死。全滇肅清。以功封提督。時岑楊交誼若昆弟也。未幾玉科爲江鎮總兵。出關防守。後入駐鎮南關。法以重兵攻之。教民應之於內。卒以勢孤。力戰而歿。謚愍烈。晉封男爵。

●馮子材（清）

馮子材字萃亭。欽州人。以鄉勇從張國樑軍。一日間平賊壘七十餘。國樑附其背曰。子勇予弗若也。遂加以千總之職。歷擢至總兵。國樑歿後。代領其衆。盡復溧金各邑。晉提督。令會理江南事務。駐防鎮江。越六年。洪軍猛攻百餘次。卒不得拔。國荃之克江寧。鴻章之克蘇常。子材有力也。事平。予黃馬褂。守廣西時。法人以安南事。引艦隊擾我沿海。突入閩江。船廠砲臺燬焉。復率兵攻廣西。子材率健卒千餘。奮勇禦之。法

軍大敗。子材率軍追至鎮南關外。殺之。法廷大震。時李鴻章已與法使議和。認安南爲法之保護國。清廷下令命子材息兵。子材大憤。上表請戰。不報。遂挈軍返。去之日。越人臥轍攀轅。哭聲震地。子材亦揮涕不能已。光緒中爲雲南提督。年八十三而卒。聞子材死者。無不哀痛。

●董福祥（清）

寧夏人。董福祥。字星五。勇甚。年甫十五。卽從戎。屢立戰功。以功封征遠將軍。無何。河州回叛。福祥督師征之。不三旬而平定。晉太子少保。寵與宋慶埒。德懷膠澳。令率所部入衛。駐南苑。政變。領榮祿右翼。所部多馬隊。福祥白蠟木爲桿之矛。乃騎兵之利器。白蠟木產川黔山中。福祥率軍士伐之。以爲矛桿。庚子之役。首以兵殺德使。及日書記。復攻各國使館。計攻館兵萬二千人。而守者僅四百。互二十餘日。終不能破。帝后西狩。開始議和。外人堅欲誅福祥。李鴻章婉釋之。曰。政府非無此意。特彼久管西郵軍。寄回民。又皆其羽黨。未可急圖之。衆鑒其誠。乃許。於是革福祥職。福祥乃歸隱。莫知其終。

●聶士成（清）

聶士成字功亭。合肥人。狀貌魁肅。勇敢廉潔。有吳長靖王孝祺風。初在淮軍中。名位不顯。甲午之役。淮軍敗走。有敵在百里外。卽掩麾急遁者。獨士成以孤軍守摩天嶺。相持不下。且潛師復連山關。日軍死者甚衆。軍官亦歿焉。德宗知其能。卽令爲直隸提督。士成號令嚴肅。中外欽其名。旋統軍防津沽。武衛軍立。編爲前軍。時武衛四軍。宋慶董福祥袁世凱與士成也。外董皆以舊法訓練。袁則全摹日式。第士成軍法。德意志。故最強。義和團初作。奉命彈壓。頗縛渠毀壇。匪皆銜之。言於剛毅。毅以告拉后。遂下令誅士成。士成憤甚。夜率所部百人。各持利刀。斬匪之魁十人。無何。八國聯軍攻北京。勢頗張。士成復率所部迎擊之。而匪更乘其後。致首尾不能相顧。師潰。竟戰歿。太后尙責其妄習洋操。爲人所乘。令斬其尸。嗚呼。哀哉。

●王孝祺（清）

王孝祺少有大志。年七歲。與鄰兒戲。作戰鬪狀。自爲軍官。執竹刀指揮。父見而奇之。嘗告人曰。此兒非常人也。九齡。學兵法。頗精。年十六從戎。隸張樹聲部下。有奇功。甲

申。官高州鎮總兵。中法之役。潘鼎新來乞歸。遂援桂邊。方其至時。楊玉科新歿。鼎新已遁。龍南岌岌。李移衡集諸將。商議禦敵計。舉前敵主將。孝祺起曰。今無論何軍。皆宜聽馮公子材指揮。則事必有濟。衆皆稱善。子材令王德榜爲左路。王孝祺爲右路。自爲中路。開關迎敵。中路捷。乘勝追之。而敵援大至。馮軍受困。孝祺乃引兵赴援。而張疑兵於山巔。於是中路復能再勝。孝祺復暗襲敵。大敗之。敵棄營逃。是役也。獲輜重無算。孝祺功亞於子材。非他將能及也。孝祺治兵二十年。未嘗私一文。故士卒感愛之。爲人恂恂退讓。口不言功。識者謂淮軍將士。如孝祺者。其沙中金。砥中玉。雞中鶴。信哉。

●馬玉崑（清）

馬玉崑儀表魁偉。望而有威。年十五。隨父經商客地。中途有二劇盜劫其父。玉崑拔刀向前。謂盜曰。今日玉崑之死日也。盜畏其威。乃不敢劫。人皆稱爲勇孝子。後爲淮軍大將。名滿中外。治軍與他人異。凡士卒與他人鬪。若勝。雖爲人控訴。弗問也。若負。則重刑懲之。不少貸。故所部最強。善捕盜。一歲中必捕盜百餘。故盜皆畏之。玉崑與

人語直捷了當。不爲世故周旋。嘗與聯軍戰。雖挫而外人皆稱其勇。晚年與袁世凱不相能。以日俄戰。出防錦州。主中立。行卒。諡壯武。

◎左寶貴（清）

光緒初。內蒙馬賊猖獗。行蹤飄忽。官軍莫能制。李鴻章乃特調總兵左寶貴。統健卒捕之。已而爲趙某所譖。頗干責讓。鬱鬱求去。都統崇實極知寶貴能。入覲。言於拉后。力保寶貴。后許之。遂署爲奉天防軍翼長。寶貴至奉。親歷法庫昌圖沙河。及內蒙諸地。擒盜魁白凌阿李四脰。踰年。道路安寧。奏獎予頭品頂戴。駐防瀋陽等處。凡十六年。紀律嚴明。民皆稱頌。甲午日。朝事起。寶貴出兵屯雞冠山。已而諸軍相繼潰。逃。敵師銳進。寶貴軍僅四成。洋鎗隊。器械遠遜北洋。然猶自督陣禦敵。戰兩日夜。軍覆。自馳馬陷陣以死。而敵軍前鋒傷亡亦衆。視諸軍之望風卽逃者。有人與畜之別矣。事聞。贈太子少保。諡忠烈。其招魂日。民大哭。其德澤感人之深。有如是者。

◎劉永福（清）

劉永福。滇人。瘦骨柴立。狀若野獸。膽氣過人。少亡賴。從諸博徒至安南。以任俠爲衆。

所稱。推爲銀礦團首。蓋礦工皆華人也。後越人議逐華工。永福抗之。越總督與約曰。子能保東邊無盜。則吾弭前議。永福曰。苟假我以名義。是何難。於是授以都司。盜警果息。越王聘之入朝。晉都指揮使。未幾。法越事起。越臣有主和者。永福拒之。乃集壯士爲七團。自稱總團。法巡兵至太原。大創之。而越亦主戰。遂晉二宣提督。自是與法屢構釁。互有勝負。時永福名聞中外。唐景崧請說其來。爲我用。朝旨允之。卒爲李鴻章所阻。不得歸。旋卒於越。

◎吳祿貞（民國）

吳祿貞字綬卿。雲夢諸生。瘦小而健談。口若懸河。音響徹四座。富於膽識。事喜專斷。活潑善游泳。少時肄業湖北武備學堂。庚子從唐才常謀富有票。事發。走江西。後留學日本士官學校。卒業歸國。適徐世昌督東。以良弼薦。充東三省督練處議。三年。充延吉邊務幫辦。加副都統銜。擢督辦。祿貞性廉介。奉事惟謹。不取分文。錫良重視之。密薦其才。遂授鑲紅旗蒙古副都統。武昌起義。初避嫌辭兵權。良弼力言其忠。清廷不之疑。乃潛約張紹曾等。謀內應。事洩。奪其兵柄。袁世凱更設暗計殺之。亡年五十。

有三

◎蔡鏐（民國）

蔡鏐字松坡。邵陽人。戊戌年。肄業長沙時務學堂。爲梁啟超弟子。後留學日本。拾武士官學校。卒業歸。充講武堂總辦。鏐通文學。動作安詳。上官多重之。辛亥八月。鏐亦起。屢挫清軍。袁世凱爲總統時。特任爲經界局督辦。鏐素知世凱有異志。務自韜晦。日事冶遊。怠於從政。帝制議起。與啟超等密議倒袁計。袁弗知焉。將軍府集疑勸進。首簽名示樂從。偶演說。必盛稱項城功德。袁黨益渙然。乃假肺病。乞就醫日本。實則易名南下。入雲南。翌日。唐繼堯卽下討袁令。以鏐爲總司令。稱護國軍。報至京師。袁猶不信。後知實。大駭。鏐由四川出。兵威大振。與曹錕張敬堯兵戰。屢敗之。與士卒同甘苦。時值嚴冬。馳驅應敵。遂致疾病。殊不自惜也。袁死黎繼。徇衆論授四川督軍。然以疾病沉重。醫治無效。遂卒。耗傳。朝野痛悼。巷哭私祭。國內皆同。蓋感其推翻洪憲之功耳。

◎黃興（民國）

黃興字克強。長沙人。少時入兩湖書院。後乃留學日本東京。五年而歸。倡革命最烈。丁未夏。舉事雲南河口。以兵單無援。爲趙金鑑周國祥所破。逃入越南。辛亥春。率所部攻廣州。復敗。僅以身免。是歲冬。還援鄂。後與黎元洪等。同起於武昌。稱黃司令。後改就參謀總長。袁世凱就職。授興爲江寧留守。宋教仁被誅後。興乃獨立。自起討袁。無何。前軍挫敗。乃逃去。事定。世凱以銀十萬購之。乃避之日本。已而與孫文之議不同。各自爲派。隱居南洋。帝制敗。然後歸。年五十餘而卒。

●李純（民國）

江蘇督軍李純。字秀山。直隸人。少肄業北洋武備學堂。性沉靜。寡言笑。饒智計。爲同輩中翹楚。既畢業。隸馮國璋部下。征漢陽。所向無敵。民國成立。擢師長。癸丑年。南下防鄂。二次革命作。引所部爲前鋒。攻湖口。不五日而拔。旋攻南昌。逐李烈鈞。授江西都督。國璋任總統。純遂爲江蘇督軍。純接人處世。悉主和平。故任江蘇督軍後。他省多亂。惟江蘇人安堵如故。是皆純之力也。民國九年。徐世昌授純爲長江巡閱使。固辭弗就。未幾。加英威將軍。命甫下。而純已自戕死。遺有手書二封。爲純臨死時所書。

也。或謂純之死。非自戕。實爲人所害。是耶非耶。人皆莫辨。但以良好之督軍。倏焉長逝。誠江蘇人之大不幸也。





中華民國十年十月十日初版

古今名將全史（全一冊）

定價大洋六角

（外埠酌加郵費滙費）

編輯者 大陸圖書公司

發行者 大陸圖書公司

印刷者 大陸圖書公司



總發行所上海

白克路九如里

大陸圖書公司

